尤菴集 十

書

尤菴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書

上淸陰金先生

乙酉五月二十二日恩津宋時烈謹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淸陰老先生座下小生今去懸弧之歲卅有九矣自省事以來竊聽於輿人走卒之口則皆曰今日山斗之望惟有淸陰大爺也然而生長東南足迹罕出于庭除之外雖一鄕之士尚不得友况敢望供洒掃於門下以承大爐鞴之造化則每誦陳了翁責沈之章而自歎曰士之爲仁雖在於我而不可以他求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乎雖世後千載

地距萬里猶可以尚論而神會今幸生並一世居不越國而好賢尚德之心出於秉彛而不可泯則竊庶幾賴天之靈萬一有以卒償其平生之至願曩者忽聞先生有萬里之行則又愕然自失以爲知之於聖賢雖曰有性而其所謂命者亦出於天而不能變則孟子之言或有所不可知者而吾生之不幸抑無乃終不遇於盛德之君子哉然自是以來先生聲名日益高道義日益隆人紀賴以植斯文賴以存日月不足明而泰山不足高則不知澹菴文山竟如何而吳澄許衡之徒以儒自名者又不翅如黃鵠壤虫之相遠則小生之所以日夜北望而馳義者又萬倍於前

日而不能以自解矣及今無事東還則又知天之所以生德者雖匡人桓魋終不奈何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孰不欲執策奉轡以趍下風而小生請見之誠又有甚異於人者盖其性質偏駁志氣昏濁存心持己每在乎人欲之中而不能以自拔頃嘗獲親有道粗聞古人爲己之學而用力不勇厚蔽難開歲月侵尋欻過半世每中夜起坐徒切愧懼今日之來盖將頓首再拜獲瞻大君子盛德光儀萬一有得於觀感之間而有以消其輕躁浮露之萌而革其卑陋汙賤之習則一日之所親炙豈不大於百世下聞風而興起者乎伏願先生坐而受之不辜其所

以來之意而又使知孟子之終不我欺則先生之賜大矣謹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門屏之外以俟進退焉

又 乙酉七月

仲夏獲掃郊門竊瞻顔色所得於觀感之間者雖不足言而歸來慕用之誠自覺萬倍於前日不知先正所道黃端明感人竟如何耳即日淫潦連月伏惟先生氣體動靜神佑萬福而其所以致廣大極高明不知老之將至者必有人不及知之妙矣欽仰景歎尤不自勝小生竊伏窮山奉親粗遣讀書爲己之功雖不敢專廢而志氣不强物欲互敓其隱微之際固不

暇點檢而顯然无悔日以山積以此无欲受教於門下而抑恐先生之不屑也竊俟來冬試進門墻以聽肯否也自餘只祝爲道保重以慰瞻仰

又 乙酉十一月

去秋伏蒙手書還答荷意勤厚濯手拜領不勝藏戢小生杜門奉親幸免他虞觀感之餘每思砥礪而只是烏頭之力久而愈淡耳準擬此朔負書及門忽被
召命章皇窘蹙已上辭免文字而恭竢譴責如得出場卽遂前計也李生悰來道近履恭切忻釋重陰之底陽德已昭伏乞爲道保重以慰瞻仰

又 丙戌正月

履玆泰亨伏惟先生靜養愈深造詣日高嚮風馳義
日益勤止去冬準擬造門請教齋沐束裝行有日矣
忽被　召命出於望外懇辭踰年迄未鐫改以致前
計遂誤知之於聖賢蓋有命焉雖不敢深恨而區區
景慕之誠愈不能已玆者切有私懇敢以布聞小生
先考生不遇時雖未得顯揚於世其潔行高義實有
可記而不可泯者不肖竊惟沉塞於前者旣是先考
之所不悔則庶幾無憾而遂使晻昧而不著則益重
其不孝之罪矣玆願得大君子一言之表章以圖不
朽而當世之名公大人小生旣未能掃門而請見又
不可以區區之私冒瀆於訏謨經略之間則抱此耿

耿無可告訴伏惟先生擅天地之正氣負山斗之重
望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盖莫不欽仰敬服俱有執鞭
之願則小生之欲以先行附驥而徵遠者曷有其極
哉且念自古賢聖不能行道濟世則盖必立言著書
世爲一經者是盖天之所命不得以辭者而發潛德
之幽光又事實之大而仁者之心也不肖以爲先考
之志行倘蒙先生之嘉賞略綴數行文字使揭墓道
以告後世則或不能無補於世道之萬一而先生之
盛德極天無窮則先考之名亦隨而徵信於久遠矣
豈惟子孫並受不貲之恩哉抑亦先考不恨其不幸
於泉壤之下矣若曰微而見書非夫子凡例此不足

以泚筆則非小生之所敢知也謹記行録一道使小弟時燾冒進門下再拜而獻焉伏乞先生哀而財幸不使虛返千萬至禱自餘只祝爲道加重以慰瞻仰

又 丙戌五月

拜違侍右倏已月餘景慕之誠日益勤止比因西來聞已拜

命且又祗事旋雖移疾乞退然旣量而後入則必有以大慰斯文之心而良不失望者矣未知奚先哉區區相慶之餘竊不能無過計之愚蓋出當世道未能如忠武侯朱先生之爲則恐未若全吾所守者尚可以扶樹於無窮也故比日伏不勝憂念切以出師疏垂拱奏側耳而願聽也雖其不遇而歸猶

足使天理民彛賴而復明不徒爲處士之大言而今日一出亦不爲無名矣伏乞少假僭妄之誅而財教之如何如何所副文字歸慰老母榮感無窮雖擧家靡粉無以報也似有一二禀証者而訏謨之辰不敢仰煩當俟日後耳自餘只祝爲道加護以慰斯世

又 丙戌八月

頃蒇才歛小春受序伏惟先生體中安和履道貞吉遠馳卑誠日以益勤小生山居拙狀依然舊昔唯幸老母粗康無醫藥之撓故時或安坐看書此爲稍慰耳先人文字龜藏璧玩感幸彌切一二未解處久欲奉質而無便未果玆憑李生別紙求教乞賜財幸如

何去夏伏修候儀因效妄說而竊虞僭越得罪反蒙優容俯垂反復竊見大君子謙德之光而自愧淺之爲丈夫也先祖銘文聞已準幸子孫宗族並受不貲之賜感鏤何極準擬俟暇復進承誨未知天假此便否也去夏惠筆珎感愛翫不忍離手自餘所懷頗不敢盡只祝爲道加重以慰瞻仰○出處說尚有疑晦未透處俟後更禀伏計

又 丙戌十月

妹壻李生回還賜教答副以俯和篇什濯手莊誦蓋至於紙弊而不已墓銘非敢冀輒蒙寵易只是不敢隱愚以求明教乃蒙不以爲罪一一點化益以見大

君子謙光之盛欽幸曷諭卽日坤陰先生道體起居神相萬福小生遠莅庇麻奉母粗過只以懶惰難勝不進者安得不退乎每切愧懼也竊伏念重峰趙先生墓道尚闕顯刻久爲士林之羞今其遺胤造門乞文此非一人一家事實樹教明叙之大端世雖有黎眉之手似不敢不讓於先生伏想先生亦不至固拒也玆因其行敢候下執事自餘只祝加護益重以慰瞻仰

又 丁亥二月

春寒狂厲伏惟履道安貞體中神相區區溯用日益勤止小生奉母深伏荻水粗宜只是年去業退日負

初心回首茫然甚不自聊以此益思頻近門墻淬礪
萬一而瞻昂難近不翅星斗悵歎奈何去歲僭不自
揣猥有陳禀伏蒙先生不加呵責一一財答教諭諄
悉竊不勝欽仰感激之深時氣漸暖伏乞倍加珍衛
以慰時望謹不備

又丁亥八月

六月見趙完培歸自門下伏聞春夏以來履用休適
彼時慰喜不容名言即日秋序近霜伏惟先生道體
起居神相萬福小生奉母深僻菽水粗宜第逢惡歲
分甘溝壑未知更得供灑掃之役否每想先生閑靜
頤養獨與道俱而顧此陋庸頽廢日甚辜負前日奬

育之恩未嘗不汗發沾衣也適逢李生㞐行敢候杖屨餘祝爲世悲重以慰士林之望○坡山文字蒙賜旼作誠千古快事斯文之幸如何如何趙先生銘文亦已泚筆否士林之望亦甚勤勤耳

又戊子正月

歲序更始伏惟道體起居並膺神休區區景遡倍覺勤悲小生奉母添齒兀然度日雖於文字不敢不勉而精力漸覺非昔時矣以此惕然自失也伏想大君子靜存幽討之功不以年數而弛廢正見耆龜歲久益神恨未得薰德而去薉也適逢李上舍暫過草草冒候只祝爲時加護以慰瞻仰

又 戊子八月

炎熱纔退秋陰不開伏惟郊居閑適爲儀神佑瞻仰之誠日夕彌勤小生等屏伏山樊習閑成懶恐無以自勵以副獎許之素也玆者竊有所懷仰浼崇聽竊惟重峰趙先生丘木已拱顯刻尚闕玆豈有待而然耶曩者趙完培踵門冒請始蒙印許而終成墮井竊謂他人之銘他人尚可作今玆道德行誼事蹟議論斟酌權衡以定一世之是非者他人尚可爲之耶若謂執事不欲入是非叢林則曾謂不畏眞胡之昌黎還怕李愬之弱妻耶玆不必然而亦恐因循荏苒遂成千古之恨則晦菴夫子所謂使原之壹欝而不得

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者不幸近之而楚辭集註寧可無作也今兩湖之士受命於斯文函丈相率詣門願瞻顏色而竭其誠伏望毋慳容足之地仍賜頷可而歸之則不但士林之責見塞而渠輩亦得以飲河薰德不翅蘇洵之拜忠獻也無緣望履坐謦早衷不勝惶仄餘祝爲時加護以副遠誠

別紙

叔父墓銘眞是歐陽公所謂子野之賢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余文者也子孫並受不貲之惠矣感愴之餘銜戢難容略有一二僭晦冒禀于左

旣嚴以剛又正而公

時烈尚記叔父一二而又聽於長老之談則叔
父以忠信仁恕存心而發之事爲者剛强不撓
今此八字實脚下斷案而却欠忠信仁恕氣象
且嚴剛正數字似覺偏多伏想稱停權度必不
偶然而愚未能覩見伏乞垂諭

又 戊子十一月

姪子（恐有脫誤）光栻回自門屛拜詢顔彩言動渠能一一
傳頌俄致手書奉讀以還感戢無量趙先生文字爲
之愈不易而傳之愈遠此亦造化兒略用意思耶叔
父銘文敬承斥誨蓋不有妄稟至論無得而聞此則
愚者而幸者也玆者復有所冒也聽松先生墓銘仍

用退溪先生草本手筆者㢤間士林之僉同也豈亦相貲而以示於百世意耶第以字畫頗細計數十百年則已不可讀矣竊聞石㨾頗大若揩原字塵蔽一面三之二而一面則都無事矣故此間諸意切願先生撮其元文點成三五百言使今世主筆者於一面空處大書深刻則庶免陳倉之虞而前人文筆亦得賴之於磨滅之後矣論議如此而並令褫逹故敢此煩浼不瑕有瀆蒙之嫌耶第聞天生一箇人物不使一時閑他以助世道今日此等事竊恐終不得辭却也教生杜門尋行亦以自遣復被　徵命惶縮罔措伏乞深諒此情或勸當路俾勿攙掇留取此漢在山

囊俾畢其志則實先生鎔陶之賜也辭蔓只此

又 己丑三月

歲改春暮一向不聞動止區區慕用食息無已無何伏承臘劑之惠謹再拜以嘗不覺沉痾頓除銜戢之忱罔或少揭教生蒙孽交積唯一孫兒甚憐之昨者忽然夭札舐犢之悲不能自裁也每思更進門屏再薰餘光則畢微志願千萬滿足而親年益高更非遠遊之日坐馳神爽一念如丹自餘只祝加護畧䌷以慰士林之望

又 己丑六月

聖主陟方普深痛疾伏惟喬木舊德倍加號隕教生

撰蒙　召旨冒昧入臨之後便將還歸　勤旨荐下
又被職名欲效打乖逃遁之事而志氣庸拙亦不能
辦低徊悶迫無可訴此奈何奈何竊承伻問感戢難
容都民手額四方顒望伏想成算前定不窮不得掃
門冒叩兼稟去就之宜殊覺悶鬱曾承重峰文字已
見斷筆斯文幸甚倘蒙垂擲當與士友濯手而奉讀
也辭免出場後卽造赤舄之下姑不備

又 己丑七月

伏惟殘暑烏儀安重區區傾遡道途愈勤小生去國
蒼黃未及禀知且失拜候之禮茹恨在喉久未下也
鳧集鴈擧無關重輕而候鼻伺顧世道可憂未知先

生何以範圍決不可草草放過以失士望也小生決非捨吾　聖主者也古人以退去爲報國之義區區妄竊自比焉千萬只祝爲世加重以慰中外○趙先生文字敢係謙敎儕加標識因趙完培而承旨訣負犯之罪固知難逭悚仄悚仄

又　己丑九月

在鄉日趙完培遞到下書圭玩不敢釋敎生去就只守狷介之性而已豈敢望當理今日之來只欲伸臣子致哀之忱而已因仍供仕甚關廉耻故郊哭之後卽擬辭退耳然伊川十八上書明道勸司馬呂申公之意亦竊聞之不能不以是諷於門屛而自附於九

牛之一毛耳然不敢不仰禀謹遣宋生光栻因隷御
替達伏乞商教千萬之望自餘不備

又 己丑十月

時氣漸寒景仰彌勤伏拜墮札感戢難容教生凍寓
抱疾求去不得今日冒上文字恭俟　恩許耳碑銘
改本伏讀灑然晦菴所謂愈改愈好者實恐先獲也
愼丈中丞當依戒奉議然議論安敢到哉餘病苦只
此不備

又 庚寅二月

久阻掃門之願微衷耿耿玆伏承垂翰感銘難容乞
身之章今已再上南歸之計匪今則明然敢不請辭

顔色姑此不備

上愼獨齋金先生 壬午十月

前日趙友之進付上一書想已關聽耶即此初冬道體若序邇慕日深時烈奉母粗過而已有難食之狀前頭之事不可諾也書院通文旣蒙許可之意庶能有濟此間多士相與動色而第以未全蒙教爲恨耳通文寫呈署諡何如行狀文字已成頭緖耶數日後進欵餘論伏計安丈所錄先此付上耳李生通籍誠爲喜幸而只以令胤落䰟爲歎耳餘適擾不備

又 丙戌

暑潦蒸鬱伏惟道體起居神相萬福時烈客中無他

疾病切擬轉進門屏而行潦難涉且畏炎熱恐未能卒遂也碣文亟欲禀删爾此老聞入都城移疾旋出郊外奉請伏計但此事無如大書深刻故欲備二石一書大字其一排刻此文於前後未知與一石之稍大者工役如何耳自餘擾甚不備

又 庚寅正月

伏惟夜來行軒氣候若何伏慕區區昨日 筵中教生破戒提起去國之事 上驚曰已去乎曰已去矣 上曰予見其疏諭以必留之意其果去乎曰 批答未下而行矣 曰何故如是曰以右相引避之疏重加詆斥之故不能安而去矣 曰右相亦必無詆斥

之心而想以往來之言以至此耳曰以大同專耳右
相之欲行大同者公心也吏判之欲從容詳究者亦
公也此何至於不平而至以救死不贍等語爲峻斥
之端有若以吏判爲把持權勢恣行威福者然不亦
慘乎　上不答玉堂及承旨皆以爲言　上命史官
往諭敎生啓曰想已遠去似無及矣　上又命承旨
曰令史官不計遠近追及諭意云云矣再疏將何爲
之耶淸老亦上劄子不至攻右相欲於後劄悉陳乞
歸云矣

又乙未

文字着實之敎不勝警省不但文字當然至於言行

則尤甚與前日客氣之戒一般謹當佩服以終身焉
第此等文字非但見識未到遣辭行文之際亦覺扤
隉不入樣故欲待多讀程朱書有所少進耳玆蒙敎
示如此當速改整呈納也栗翁兩件文字亦然耳第
年譜中金鏜一款此係汙隆大關捩不可全沒如以
直書爲未安則當改以一宰臣以寓爲親者諱之意
無妨耶但以伊川直記程逢堯事推之則直書恐亦
無害否問解曾與李友會西山時略修一過再修至
末冊未訖而以故徑歸及後見之則其末冊標錄與
會時論定者無甚異同故不復動着想己自明甫處
傳上矣栗翁小學聞將重梓〔缺〕喜幸喜幸原本果有家

藏見在報恩已今舍兄搜選然此間比比有之不患
不得矣泉谷宋公行狀當依示添改矣掃灑出禮記
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大夫曰備掃灑云
云泉谷文字欲先與諸友商確後躬進稟財矣不料
吉甫徑先徹覽也近當更加修潤卒承斤訂耳栗翁
小學病臥於床改註合有財處俾有區別未知如何
天曹之　命即呈疏乞免而郡吏慢甚聞近始上使
云久帶職名不勝未安始擬未蒙即遞則再番只欲
呈狀矣今聞某日筵席　下教遍解聞某欲見云欲
以內入一件下送承旨以予意有旨云云此實非尋
常　恩賜當別有謝章幷乞遞職耶伏乞因便商教

栗谷小學初卷缺者一件從人借送耳

又 乙未三月

前月二十四日兩度惠書及吉甫所傳小牘長弟承領殆如面受諄命感幸無任第聞萬城喪兒驚慘曷喩信乎脩短之不齊亦没奈何第以二十四夕出書觀之則吉甫許似亦付書不但小牘而已無乃浮沉耶可訝小生老人眷戀少弟移入報恩此後形勢似當眷糧入俗離山寺少免徃來省覲之勞悴耳比來風噎甚惡伏祝 以下缺

又 乙未十月

孤哀子時烈稽顙再拜言䟽中伏承十九日下書及

寫惠碣而大字哀感之至不容名喻仍審初寒道體起居崇毖又甚慰喜孤哀子舊症無減只是新疾不生姑此支遣耳前書縷縷之教悉皆領存謹當收召魂魄待可商量時修整而禀矣第如年譜是大文字容盡今冬乃可卒業耳仍禀比安爲其外大父求墓誌此時爲人應副文字莫或不便否朱子只許行文若此輩或只叙事而去韻語則或可否乎伏乞財敎也碣而大字不入行道必是前上紙樣不精而然更以別樣納上然屢煩不任惶恐偶記頃年教以遣實荚仁裒給無難見今須此爲命不翅茶飯今亦可得否千萬荒迷不次

上安隱峰 公名邦俊 庚辰閏正月

畤烈頓首再拜侍生自幼講服文丈之盛德久矣旣而得其所爲後栗先生抗義編讀之又得所爲大學文字讀之其中竊有未釋然者而未獲灑掃之禮於門下則無由啓發困蒙而景仰之誠食息不置也丁卯之春先君子始得傾盖於完山契誼甚篤旣歸亟稱德義之崇茂論議之正大不肖等嚮風之意尤倍於昔畤之萬萬也曾未一年先子背違遲逾怨慕無所及焉則思得侍先子之舊要以寓羹牆之慕而獲受薰陶之益者誠不偶然也第以屛伏深山貧病苟活未有宿舂之資則無以得伸其微忱而一念至此

炳然如丹也且緣失學無知先子行誼訖未能形諸
文字玆者始欲草修而不肖無狀兼且早孤平生言
行百不都記皇恐自悼無地自容竊念當時論議之
際必有一二可記者幸乞録示數字以爲不朽之地
則不至於無徵而泯没矣感恩之意宜如何報也不
勝區區祈懇之至地遠跡阻未有瞻拜之期慕義馳
情日以勤止敢因尺牘以道寸悃餘祝爲時保重加
護裀席以慰瞻仰謹不備

又 壬午九月

平生景仰不翅飢渴而孤露餘懷馳慕尤深卽惟天
朗氣清德履休適起居神相侍生每思拔去供洒掃

於門下以扣緖餘而親年已至喜懼實非遠游之日兼且貧病苟活汨沒侵尋近出猶難況於宿眷之地哉頃年嘗以書專伻仰候於牛山則適會杖屨遷就綾州以致鄙悰未達何恨如之今者輒有一事仰瀆威尊以俟可否也重峰趙先生晩居沃川近數十年矣此地不可無書院而世變多端鄕議攜貳徒有不靖之爻象頃緣方伯淸風公之直前擔負一打正之論議大定而適値仁守來涖此邦與一郡諸生謀建院宇而第此時屈之日財力難措不免遍告於兩湖而但念必須遠近之所推服儒巾之所領袖如尊丈者爲之主張然後多士響合矣此非特侍生之意然

間士子之論亦莫不皆然故方擬專人仰告適逢趙
友進造門屛敢此冒進想所樂聞而不以僭汰爲罪
矣且以趙先生易名之　命已下謚狀之作正不可
緩也伏念尊丈之揄揚盛德盡在抗義之編而其間
亦豈無不敢盡者哉並望掇拾遺漏以爲編入之資
如何如何自餘只祝爲時保重以慰瞻仰無緣望履
不勝馳爽

又　戊子六月

昔年委進門下獲償平生積慕然彼時行色甚忙未
得穩承淸誨茹恨在心盖至今而未沫也前月晦間
務安宰褫到今春所惠書及序文一篇濯手莊誦盖

至於墨渝紙弊而不敢釋也序末致意尤警切精篤教生雖萬萬無似敢不終身佩服以不負君子以德之愛也噫先人平日不知不肖而期待甚重誨責甚篤然質既早駁行又不力尤咎日多悔吝山積甘自棄於小人之歸倘或因此改圖果有進益則文文真不負先人而先人取友之端於此而益驗矣未知此志終不渝也否信后暑雨蒸欝未審靜裏起居神相萬福否傾遡如渴教生藏縮窮鄉寂水屢絕雖吾道之固應如此然人子之情不能不傷歎也相去絕遠未涯承際實覺悵恨伏惟蓍龜珍藏歲久益神更祝加護晚景以副遠誠

又辛卯五月

去歲外弟兪灝承致手書且傳所聞之緖餘極知文丈之愛我厚期我深銘感在心不能名喩厥後疾病沉痼朝夕待盡且無的便迄稽拜復尋常罪歎曾未自喩也卽日旱暵未委文丈尊座履用康怡杖屨休健否區區瞻溯無日不勤仍念衛武蘧瑗篤實之功想黙契於閑靜之地而未能供灑掃而請問則其爲小人之歸烏得免哉以此愧訟未嘗不發汗沾衣也第於前書之教或未有釋然於心者亟欲拜禀一一請誨而褫便恐有未盡其愚者玆復吞縮以俟後日耑人奉質也侍生奉親窮居菽水粗遣而自去年夏

問重患腹脹付身醫藥一味放倒舊學荒廢只得無聞而死也適有興陽便力疾亟作此以冀早晚登徹耳自餘只祝爲道保重以慰仰止

又 甲午十月

今冬寒事小遲伏惟文丈道體起居崇毖萬福區區慕用食息靡己竊聽於道途文丈神觀動止不爽於前酬酢人事未覺衰倦自是神明豈弟理應如此亦豈涵養造詣之功篤實强健不與血氣而俱往耶每擬負笈詣門以供灑掃之役而穩承餘誨只是親年非遠遊之日故荏苒差池以至今日則小生犬馬之齒己自衰謝而四方之志亦倦矣竊懼因循孤負遂

成千古之恨南望傾溿不勝嗟惋或者賴天之靈則終能遂貲志也否歲初便回辱賜回帖感戢良切惟是所禀諸說未蒙財教則第深悚怍耳小生年馳學退不能慰先人泉壤之思中夜仰屋旣悲且懼今春家兒得宰扶餘以養老母夏秋以來災厄荐仍昨遂奉以東歸救水是自家物事聊以遣去耳適因趙江陰女壻行敢此替候餘祝慎寒加重以慰遠誠

上白江李相國 公名敬輿

去秋伏奉兩度惠書及藥物心誠感悚即齋沐裁復將西向拜納忽聞有人封章仍加以逐執朝權之罪遠外傳聞雖未知信否然不覺其凜然驚悚不敢以

姓名妄通於當世大人之門矣既而又思之來而不往非禮也自敵以下猶不敢忽況貴賤之相懸威尊之先屈者乎避嫌私事也禮際通義也其不可以嫌而廢禮明矣是以趑趄累月不敢終已謹以前日所裁之書始敢冒上遽慢之罪想或有以財赦之也抑又竊念台慈之撫存者如此其至而懾於嚴威不敢披露心腹則是孤恩負德之大者實非區區之所敢安也故敢以瞽說猥獻而請教焉竊惟陰陽一箇大偏論邪正一箇大朋黨喜偏論而矯枉過直者固不足道惡朋黨而含糊兩可者尤害於事也然偏黨之中亦有大小輕重之分焉小者不當篤而大者不得

不爲也輕者在所略而重者不可略也儒俗是非卽所謂大且重者而宋之川洛是已彼此與奪卽所謂小且輕者而唐之牛李是已我東兩賢之未免指目亦所謂儒俗之辨而當時上下混稱彼此更相與奪及其末也陰反剝陽邪反勝正遂指兩賢爲小人邪黨者殆數十年矣癸亥　改紀世道一變而執政諸人猶汨於彼此科臼中只爲目前架漏牽補之計而使儒俗之辨不明於世君子未得十分爲君子小人未得十分爲小人陵夷至於今日則其醜詆兩賢反有甚於癸未辛丑之間矣盖由主張世道之人本欲兩可而兩全之以爲君子猶或見恕而小人甚可畏

世道猶或可忘而吾身甚可愛忽堅氷之戒聽羸豕之孚以至於此耳可勝歎哉此等旣無大眼目又非正門路但知利害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其爲此固無足恠也而其中或有愛君憂國之人以爲兩可兩全雖非其道而如此則可以調保國勢不如此則不可以維持世道於是知其正而不敢指以爲正知其邪而不敢斥以爲邪多般勞攘費盡心力冀或有一分可救之端此其設心則不至於太可畏而殊不知如此則陽漸消而正漸敗陰反長而邪反勝國勢益不可調保而世道益不可維持矣豈非苟且之計齟齬之謀乎日者嶺恠騁邪醜誣兩賢罔有紀極推而

上之至以朱夫子之格言至論歸之於道家者流而
舉朝却立莫肎折其詖淫幸太學諸生付籤儒籍一
線公論得以不浪誠亦可尚而不可以摧折之也竊
聞台監欲解象震之削又欲去柳㮨之籤而曰仁弘
亦不付籤云噫仁弘雖極誣悖豈至於並攻朱子之
說乎然則攻嶺恠者非直爲兩賢地也如使閫中諸
子秉匀軸於今日則必將屛諸四夷而不與同中國
豈以付籤爲不可乎嗚呼爲調停之論者莫尚於明
道有過化存神之妙故可以革章蔡之面自伊川以
下則未免有跡而朱子亦曰今所謂持平者乃所以
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夫其道德力量不及

於明道而敢爲調停之計者鮮不至於狼狽以伊川
朱子之亞聖猶不得爲則况其不及者乎其能以身
免而不落於坑塹亦爲幸矣今日台監之所爲其至
公血誠則果出於明道之心而其道德力量則雖非
小人之腹所敢測度竊恐其猶有所未可輕議者故
常切私憂過慮願台監之寧以伊川朱子爲法而不
至於狼狽之歸也又如栗谷先生每爲保合之說然
而彼時則彼此皆士類故欲爲俱收並蓄以爲共濟
之計今則彼誣兩賢斥朱子而無所忌憚是乃侂胄
繼祖之流也闢之惟恐其不嚴去之惟恐其不盡寧
復有一毫顧惜之意而尚爲消融保合之計耶此則

既然矣而又使一番人不容公議者遞蒙薰滌而復齒邇列若使此輩感君相之鴻造而思所以振勵之攺心革面尊賢畏義偕之大道共濟國事則豈不甚美而如其不出於此操心益危慮患益深忘廉喪耻思濟己欲與所謂誣賢之徒反棄舊憾密成脣齒果有如外間之所傳聞則是增一邪黨自遺其患兩賢之道至此而晦蝕又益極矣此則台監之心本欲其不偏而反至於大偏本欲其無黨而反使之大爲黨其陰陽勝負邪正强弱之形有萬萬不相侔者而國隨而亡滅矣豈非大可懼大可戒者乎朱子論和議之說曰欲兼愛南北之良而是舉南北而棄之武侯

之言曰不伐賊王業亦亡此可以相喩也噫世道雖降而斡旋惟人旣往難追而來者可圖台監若寬其忘分之誅而察其願忠之志則惟願訏謨之暇熟復程朱之書細究兩賢之迹論心術則必分義理論道學則必謹宗孽論人物則必辨忠邪雖不幸蹉跌以身殉之而内自循省無所愧恨矣以此而正己以此而格君使擧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砥柱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忌而不爲則今日世道豈不有賴乎濫蒙知奬圖報無階敢攄狂妄不復知裁死罪死罪罪然察其愚而幸賜辱教則并覩之惑庶不終迷此又庸陋之幸也惶恐再拜

尤菴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書

與金由善慶餘

旣蒙賜敎復承猥詢此見破藩籬均物我之盛心益增欽仰今日去就自謀不暇何敢謀人然竊隱之於心則或有可言者矣盖聞出處之道只看義理者上也不免爲形勢禍福所撓則難免風吹草動之譏矣諸友之論旣曰姑舍形勢二字則只據義理一端而已在吾手中者只是義理則何苦遲佪前却未見脫灑之意也且弔時無職名以驅之不問疎賤皆許同服則與今日拘以職事自不相干借曰弔慶不可異

同則亦當講前日輕出之非不當因此而遂廢今日
難進之義也如何如何弟己以陳疏爲定葢聞金文
丈之舉而爲效顰之體末後若難收殺則欲以呈狀
結局未知果如所料否明兒自　上有勿召之敎云
雖無吾輩狼狽亦堪憂慮耳

又

日來戀德彌勤忽拜委帖敬悉近履慰瀉難喻弟蒙
除之外叨此　異眷憂惶竭縮同知所措與兄相並
雖榮而反甚不便也不追己事兩不相及然黙誦南
軒贈聯巷詩曰惟玆斷金友出處寧殊謀甚可玩味
若是同心則冷暖寧不相知耶須以自靖者不惜見

教也某友云云不欲深說然安知其福也耶餘只竢早晚奉悉

又

還家困倒回憶詠歸去留祗令人悵悵忽拜耑翰見示縷縷宛對淸儀穩聽蘭言慰豁何可言弟月初離東郊乘舟溯江訪希仲轉到三山留若干日還至舊廬才有日矣別來幾何而世變如許眞所謂萬事無不有者也示諭册役敢不趍副行與弟姪議處然弟則方困憊作痛若責以聞命奔馳則氣力有不及者幸恕之望也烏臺之　命又到衡門此時行止視前尤當有斟酌伏惟前定不窮不待外人之勸沮矣然

無適莫義之比固所望於高明而風吹草動亦豈朋友之所願聞者耶清老出處略具別紙覽後轉示明兄切須密之勿煩也

又

僮去病未能書伺拜手翰感愧交至况審西行在邇爲時尤喜弟得蒙遞付自此便可優游讀書省愆莫非 聖恩昔人以恩逸恩休自號者良有以也謗讟溢世至於嶺外則尤不忍聞 天日臨庭則是乃分外濫私況望其 收召耶最是蒙荷 異數者皆是吾儕中人而兄之出脚所關尤重倘或違而離道不惟使人失望十餘年斟酌去就者全失於一着以此

心甚耿耿也曾願看閱言行録未知垂聽否其中程門言論出處最可精究依倣儒先雖與俗眼鯢𩇕然億載在前百世在後十數年誹笑不足以累吾則是所屈者短而所伸者長也幸無爲時論所撓惟以至誠感悟 聖意盡心盡力不合而後去有何不可弟之狼狽或者天意留在閑地俾卒書册上事也則敢不力究而只是精力已耗恐負初志也呂申公赴元豊之召明道送之有不是尋常御史行之句弟欲以此敷衍爲說以送兄適病未果然其意已足於此一句中幸須照會亦以語諸友也四隣出未郡何必吾家操之句弟當自誦也惟是數條文字搆草已久而

以排謗上送爲難迄此遲滯偶記伊川一事義甚精且前日　聖教至有詳其目而教之等語此意終不可須故近欲拜去未知如何幸留一言教之也盖伊川之意已定不仕之計而然君上初即位則不可不一致受命爲臣之義然後惟其所欲耳聞有後生輩來待山陰寺數日間當過仁里只是處士之廬無人焉不能無介然耳

又

忝之苦待報不至即已歸家耳兄事故如許則差後何妨只是帶職在外揆以道理似不穩故前書有所云云矣挽回世道正指何人然定不在換手覆羹之

身如弟者只得養雞種黍百畝不易爲可憂而已退溪先生多勸人看名臣言行録此書不費力窮索而受用極有益兄須以此早晚浸灌至佳至佳

又

日來侍奉諸況如何弟來到西山與泰兄對討旬後當各散去耳兄行卜在何間泰兄已定還朝之計奉佐下風當益有力爲兄深賀若得同行庶可從容講究第示行期則此兄亦當進退而從之或與明兄同去爲計耳有爲之幾間不容髮惟願遠行着實擔荷毋使志士有恨也且早晚看書以義理澆灌無或放過至祝至祝僉兄共挽世道弟雖老死巖壑與有榮

矣

又

病臥以來戀兄益切豈人情也到任後凡百日有頭緒耶弟病如許無望回生生亦非歲月所期任運委命便覺省事也傳諭　聖旨極不尋常病若可勉豈不欲策勵駑質少備　顧問之末今亦無如之何而又思設或可行前日一出絲毫無補今又冒進豈非馮婦耶未見朝報曲折難詳又增闕欝第欲入文字略論一二則精力不逮欲遂無言則又不勝耿耿之衷極以為撓也未知明甫將如何有所往復耶諸人屏伏之日兄獨膺重寄殊切隱憂惟願礪志愛身審

於擧措毋使中外窺覘有所竊議此爲增崇望實鎭服上下之本朱子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有得於天資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崇者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今日不能不以此望於吾兄也病思昏迷語無倫脊惟兄諒之弟疏闇甚遲滯恐與後疏相妨可慮時因懷鄉便相聞如何

又

比來特地嚴冱不審朱墨之暇履用佳適否文字幾日送去耶愼齋爺疏　批已爲回下耶示之爲望弟自親側昨夕歸星耳嶺外僞批兒亦聞知否豈料人

心之不淑一至於此此哉履霜之戒君子所愼此正主世道者所當憂者也千萬呵凍只此〇支供變通事果不中止耶朱子所謂若不變通雖管葛不能爲者正中今日之弊也

又

比來阻甚戀思可言疏　批想已回下其能蒙遞否若其不遂勢將遲佪亦須硬着脊梁奮起事功毋爲因循放過如何弟近甚澌苶少無悰緖苦事苦事滄院事甚不難幸見施如何黃生知其曲折而去矣函丈得遞憲職耶嶺人僞批事如何歸宿耶

又

戀中承覆札蘇慰無任弟行役之餘宿疾頓劇悶悶疏中引謫友事弟意正與函丈意相反如趙呂諸人始與同事而今無一言有若不知其事者然士夫廉恥不當如是故願兄之必欲爲之大槩凡事當觀義理義理所安吾之利害旣不可顧彼之利害何暇顧哉聞涉希聖輩停還收之論而諉曰於武仲有害故停之云殊未滿一笑支供變通亦當覩是非而已謗言何恤吾儕已在百尺竿頭雖靡此事寧是無口之人耶且兄一出半年必有所爲可以有辭凡百幸毋太謙如何

又

每承病字爲之作惡然示諭豪健令人不覺有平日壯心可知兄之快復不遠也呵呵嘗記晦翁說吾輩運氣如此而妄有扶顚持危之計眞可笑也豈爲吾儕設此語耶再明欲入報恩哭先諱其前欲送病狀如有洛便幸示破也餘俟往來後進晤

與李士深 厚源 己卯九月

伏承崇帖感荷良切弟之去就不難知也親年當喜懼之時專城合便養之道有何首鼠之理也但有所大不安者當初旣未得隨北則孤 恩悖義無大於此今者誠無顏可趍 闕庭無心可食官廩以此北望感泣不敢生赴任之意耳然不赴亦有曲折北首

竊伏俟其限而遞一也遣人呈病一也　聖恩不可
不謝則肅拜之後呈告一也未知何居然後乃得恰
好道理而安於心也伏乞斤教遠伏深僻尚未得與
諸友商量不勝悶切日望牙纛之臨面承指教更祝
速賜鐫誨毋以物我有絲毫間隔如何如何千萬煩
不敢多談

又庚辰四月

日者遭姑毋喪不時奔哭不意憇棠之車竟作題鳳
之行歸來惘然自嘆無福者之好事魔障也伏拜兩
紙多少示語宛若親承談笑少慰鄙懷實欲追陪高
駕兼叨勝會即探于邑吏則聞車馬已遂西發遂自

意阻退坐此間無聊極令人作惡然結髮受讀魯論粗聞其義寧學荷蕢歌鳳者之趍避孔氏爲也分華之教恐是讀東銘未熟之致也不勝捧腹惠留粮饌文房感悚之餘百誦少室山人遂不貧之句矣然文武吉甫殿此南服以佐　王室億萬年長久之業使此山翁亦得以養雛種黍樂生興事則相公之賜大矣相公其有意乎金副學丈喪柩幾時下來耶欲於中路哭吊可蒙因便垂示耶客歲鄭墉之被刑固是風力之當然而不測之謗波及於深山結舌之人苦事苦事自餘官人立促不能盡懷○書齋亦蒙惠助奚翅束帛之賁丘園耶渠輩實切惶感而不敢有啓

謝之舉耳

又 癸未六月

遙遙景想有同卷上人孰謂珎重華緘遠及於荒野際耶曾見歡心客說及令兄近日事不覺令人起立何處士友敢有議論耶但問孤不及他則外間實知其姑爲之兆耳未知竟如何且蘧伯玉耻獨爲君子烏公之噤終未可開耶病伏田間桑麻亦不能問而敢說及此雖見相愛之切而亦可謂喪心之久矣欲知弟近況看此說話可知其病狂難與言矣惠來節扇珍感何極亦願遍布淸風以蘇枯暍也威尊之地索言至此想一大噱耳萬萬遠書未敢多談

又 乙酉三月

春和將闌淑氣方升伏惟履茲陽運鼎祻增慶山居深僻一向不聞動靜正月晦間明甫轉到前後兩書拜讀以還悅若入室而聞蘭至今餘馥滿袖此實近日第一喜事也第審復遭悼札至於一再天何為降禍仁門之酷也痛歎痛歎弟蟄縮窮閭幸不餓死老人比亦粗康此外種種逼來只得任之而已蒙諭進退二字實不着題非所敢知只是衛鳥自不敢乘軒此實人人之所共知勿說冷暖之獨自知也況如老兄諸賢出擔世道正所謂四鄰之耒鋤雖欲冒昧妄動奈何必吾操何呵呵只是犬馬微誠出於天賦終

涙滅他不得每有一事輒不敢寢食時欲徜徉而瀉
憂則只見山顰水咽總自作惡來書所謂逍遥自適
者亦失眞景也念彼京周憂我杞天而邈未有陽復
之期匪風下泉之思政不能不託於得輿之君子也
年來百念俱灰只願救水之餘了却幾卷殘書以爲
報佛恩之計而比間窘束殊甚却將對書時換對門
外吏又課僮種黍之日却多於親友取盍之日故舊
業荒廢日究汗下今承相聚切劘之間不覺汗顔也
未知何時從容豁此意耶癸臘遂蒙助昏之饋切荷
高義卽有一書以謝未知何故尚作殷洪耶今惠筆
墨曆扇俱是鄕家九轉感拜亡量自餘只祝爲時加

重以慰瞻仰

又 乙酉三月

曾有一柬仰謝仲文所傳兩書茲拜踏青日惠翰奉誦以還頓失沉痾之所在何等慰釋不審信後閤履益康否嚮風馳神日益勤止弟田家諸況一切依遣昨者 召命復至以榮爲懼恐有大眚外極有柰何不下者欲就則百千萬不似之身上累 聖朝下詔人議亦不是小事欲堅臥於家則 恩旨重荐極不可辜況 兩殿新還旣未趍郊班因此上去并致蟻蟻之寸忱實是臣子之至情區區此心炳然如丹而一出之難實有如前所云日夕隱忔竟未得其說也

然入而後量古聖所戒吉一之訓亦明觀變玩占可無大戾則庶矣然倘從賓客之後而稟此說則未知將何以教之耶抑但以飮水之說揮去而已耶惠來兩魚七十尾足供老人半月滋味珍感之意何可盡喩自餘紙乏只此

又 乙酉十一月

天上華緘帶曆日來到空山樵牧之社雖不着題藏戢之衷第難容喩此間苦無他事一面做債一面陳乞一身窮達眞如兩人事也然被召不敢當勿召不敢安何處有極樂世界任運騰騰耶歌歌然曾見朱書答韓元吉尚書書否一箇身心自由不得欲

借氣力於他人古所謂忘人之勢者固如是耶好笑
千里替面無可說只說得閑雜說話想亦見諒否只
祝迓新增福

又 丙戌正月

曾拜覆札倩韓丈冀蒙遞達想已關聽否卽日春寒
猶苦不審台候動靜若何瞻傃非虛語也鄙况一切
如前無可煩聽只是事未易知義未易精出處是一
身大事而只如武人胡亂將去一入頭勢不肯回來
雖與冒進者或異其不適其宜則均矣常自愧惕三
疏已蒙進止耶螻蟻之微屢犯 天威坐違朝命亦
已數月倘因此獲蒙 譴斥甚便私義而或不如所

料則未知如何出局幸毋以白駒等語見嘲而深思扶援護互之策也比自被　命以來苦被朋儕相念在內者挽引在外者推轉使中間立脚不住弟竊自笑以爲受恩易而報恩難辭　君父之眷命易而解朋友之手勢難惟令慈略無可否而於沙友別紙暫然關說此則荷相愛之深而第恨無自爲時之戒也如何如何舍弟時燾曾侍養於無後從毋令者遠遭其喪而其家宗事未有所託則不免依朱子說爲爲彼立後之計而事非尋常援例之比則慮有阻當望殘之患幸乞俯賜周旋力所可及毋惜費念如何㝡是疏紙難備若蒙圖惠尤幸尤幸萬萬恐支不備

又丙戌四月

葦杭弱阻有如隔壁但聞鼻息日用耿耿料外伏承
耑翰備悉多少揭意奉覽十回頓忘羈愁中身世也
銘文已就約於今日凈寫了此則不可少淹明日一
棹飄然則便作千里外人矣殊自惘惘政荒民散以
有今日之變倘得仁明君子赤子而龍蛇之則豈非
奠邦綏人之要道耶使臨漳千里之良狼狽流血悉
非仁者之用心者聊爲奉誦也石室老爺見謂遞亦
赴慰不遞則當卽請朝連章累牘期於解脫而歸今
日道理只得如此雖有清議之譏疑但得無媿於心
可也云矣聞一枝賊屯在梁西此去外城甚近不知

文丈作如何舉措奉念罔涯士之無用於世者山林而已今則山林先爲送死之地眞所謂魚在沼亦非樂者也蒙惠六色牋扇柄斗米魚首珍謝亡量牋則用之有餘當付龍眠寫出廣陵歸帆以慰停雲之思也智異山前一洗塵穢則某雖不武當執筆途前獻谿堂之詩也此爲相見之期耳千萬不敢盡

又 丙戌四月

舟中裁一書仍有縷縷說話想蒙登照否卽日閤履均安弟中路馬瘏僕痡十三日始得還家妻孥得免餓死幸矣昨日沃文傳到手翰無日月不知出於何時然似是初入秋部時矣披拜雖晚足慰別後思矣

卽今日下爻象如何鄕曲只是譏察之撓而無他聞兪武仲若干人不意挐家倉皇出峽云矣湖南治繩終得免脫仁人固如是乎良用鈌然仲文今作何况欲作書忙未果似避太厚之誚而不敢也幸以此語之如何昨得明甫書方入沙山豈恃司馬公讀書之力耶靜叔處近當續有歸便幸答前書所禀至仰至仰餘忙甚漏萬○石老臨别贈語曰昔司馬歸鄕或止之曰其地多盜倘被驅刼奈何公曰平生讀書欲何用言遭此則當死也云此言良有味然亦是松江所謂苦事在也呵呵

又 丙戌五月

前月兩書一並拜領縱橫累紙情溢語表奉玩累日
實若親承蘭語不覺日下之爲遠也卽日旱虐令履
神相眷集均安弟姑遣無他老人亦健知荷遠庇但
桀餘比酷酉成無望令監雖欲以道泰換却亦不得
憂煎奈何第以停捕不孥 聖心惻怛足以感回天
意惟此之恃耳訂示銘文精密之外更加精密可謂
盛得水住感荷亡量當合外城及諸友議論往復于
彼耳此老未免出脚不知如何收殺若無大段轉移
則恐未若堅臥之爲愈也伏想承候之際微及其不
失望之端否示喻晉鄙之薰令人捧腹司馬之鄕已
云多盜豈君實不及於陽子耶欲試讀書之教誠然

誠然此兄入山未久患嘔還出盖以弱胃試菜根無
異前所云者可呵可呵近讀新寫文字此公何處得
來可敬可服鄰憲之出適當此時倘或救得則朋友
與有榮矣久處閑局雖礴公議然自與要做好官不
要做好人者不翅相反此朋友所以願附於下風也
自餘煩不敢盡只希神會

又丙戌七月

隔月阻信劇有遡懷珍重兩書一併到手縷悉之餘
如挹清芬感佩良深仍審依前免劇久作市𠪨之隱
尤增奉喜弟曾被外城要與看書消六月于山堂歸
路中熱呻吟半月尚有餘症若臥北窻凊風高揖羲

皇則寧有此苦耶乃知尋師問學之說只誤腐儒者流耳石相脫去樊籠快適當如何示諭別設世自有其人休爲此謭劣者憂也靜叔趂此西日獲遂榮養令人歆羡遡聞萬里外消息甚慰人意未知信否屈三閭長年度世之願盖欲見時事結末今日此志亦非偶然而只是鼎噐已破無緣養得龍虎何由免得凍死喫來年大椀餺飥耶惠來扇筆珎謝無已靜叔旣奉板輿則嗣音益無路尤覺悵然餘祝爲時加重

又 丙戌七月

才修謝書卽因沃丈聞有萬里之行賀之則不可謂覯周慰之則近於兒女之態西望延佇若何以爲懷

耶竊念令體元非健盛兼有素患風土霜露不宜觸
犯臣節固當夷險而友情唯冀珍重此外更有何言
然有一焉所得於彼處之有道不以覩丙丁以前則
朋友與有光矣彼中幸有如文山陸相著須加詢採
並錄彼中形勢而密示之如何只祝千萬保重珍衛
以慰遠誠〇或留數字以爲別後顏面耶

又 丁亥四月

前後情訊長弟披味第切匪風之思爲之涕墮卽惟
清和震艮若序顧養亨吉弟奉親深居萩水粗宜曾
遭染癘數月惱撓而比才寧息耳彼中形勢憤歎奈
何屈子有長年度世之願者欲見時人出場之如何

今吾儕已過半世河清可竢乎松杏之論雖不可復發而廣胖之氣亦願其少晦也呵呵北壑纔充南喝繼至伏想當局之憂必有甚於江湖者矣一封唐賤沙山膽慄士之處此世可謂難矣黃兎之世珎重相公大有功焉今之任此責者恐不在他人也如何如何偶逢的便信口説呈乞以丙隨眼幸甚

又 丁亥五月

赤地炎塵日有愁歎此時懷遠實倍尋常牧老不知人曾傳鄙札耶是答録靑所傳書而其書已先從某友手裏來壞爛儱侗將謂渠所得而轉示者故前答未免郢書燕説之誤被渠面折而始知之追思可笑

然其別示在渠在弟只當收司寧有異同所謂鹿走
山林命懸庖廚者也然只當學令兄之觀音菩薩而
已便不可風吹草動强顏向閻羅老子以祈其滅罪
資福也呵呵仄聞比有觔書之功而所看者是腥兒
之所進云不知何等文字幸乞示破葡萄枸醬雖出
葱嶺外豈闇有不嗜者哉弟所上兔章不知如何收
殺古人遭此必先關懇於宰樞令有令兄而不得力
則亦是惟事第有一好事可相比况者有鳥在林見
衆鳥投羅睨視啁笑無何渠忽見羈而前者獲脫歸
林反笑不已不知何處有雲間逸翮俯視而并笑之
也時一慨然也自餘遠書不敢多談伏惟神會

又 丁亥七月

備無互極共在憏沮中此特相念曷有窮已兩幅手滋帶二箋卅一毛穎至自沙邊奉玩十回頓覺兩腋生風慰慰釋如何如何山人無長物只溪山靜寂之趣堪與人誇大今爲軒冕人所兼有山人可謂無色矣此物無可道只是援年担粟以延目前霜落之後則只以溝壑爲萬年眞宅在野皆如是則屋潤者安得獨富恐不必差殊觀也推擅之說何其不祥之甚耶昔年以司馬讀書之說爲紙上笑囮漫復奉報唐戔之報旋覺其妄流頭節以一書憑鎭縣謝楄或已登照否年豐山人兼爲自家願道泰非自有道者不能

知希兹非廣胖者事耶呵呵曾侍長者語及時事泣涕如雨豈其忠義之心老而彌篤耶抑亦衰世氣象耶是知晨門者不知孔氏之心也然以必無之黃兔而有宜有之文翼則豈不爲扶持之象耶然恐不必推與別人也如何如何千萬人甚忙只此

又 己丑元月

歲去書來如見千里外顔面喜豁不可言曾聞黃山人去拜一書冀達不意莽蒼地殷沉可惟之誚固所甘心其書無他說只云安得樂民樓上月與君長嘯坐超然不獨作者有是心聞者益惹離恨此一句在故想兒慳而不欲翻浪耶弟奉母粗依比來憂苦最

惱人意今歲鬢貌似爭十來年也然求糶乞債苟得
存活已是十分亨泰矣雙尾歷幾都來入樵社感戢
實在心曲也比年沙絶收穀錦一而已弟獨不幸或
躑或進迫無虛歲自高臥深林姓名只與麋鹿知者
覩之豈不迫然而笑耶瓜期漸迫復奉談燕或有其
便而天災時變人不敢言未知俱全性命俾有相對
之時耶時氣向暖更乞爲時加重以副遠誠

又 己丑六月

旻天不吊　聖主陟方痛纏普率食祿彌增伏想令
兄遠阻　殯殿未洩抱弓之哭哀隕之懷何以堪忍
新聖繼照萬物欣覩不但　聖孝令人大悅小大政

令動合義理實我東萬世之福也弟最後承 召入
臨蓐被除拜以爲旣在其位則須盡一日之責故切
欲一見 天顏而罄所懷然後退死丘壑則志願斯
畢矣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蒼皇去國孤負 聖朝吞
恨死咋無所容措想見邸報已領大略故不復煩縷
然其間曲折非遠書可悉在城西日日與函丈對討
今胤三哥日來問字見其頴悟之中却有良善意思
甚可愛好二哥之痛庶可少紓矣在城黙占時事一
如痼病之人一毛一髮無不憔耗然此非可憂而只
是脉不相續內無可恃深於醫者不暇於却走耳且
二勳已敗餘孽尚憂漁人已占兩得之漸可憂可怕

明兄月初約弟共西以病落後尚此遲遲或非遠慮之意耶然終當來矣泰之來往甚順此友運命不可及也日冀還朝毋淹佑我　聖上耳

又 庚寅二月

歸時忽卒中得拜兄書未得修答迨恨迨恨即惟仕履若何弟歸後即患面腫方在死生中想造物徑先處分不欲喫於虎口耶今日得見洛下某某書以爲大禍將不止於搢紳云然則朝廷何苦恬如睡熟耶痛歎痛歎此疾難醫則恐遂成千古之別故力疾作此

又 庚寅三月

某白尊閤之疾固知已苐而猶倖其萬一忽承幽音
驚愕不能已伏惟伉儷義重牉合之痛何以支堪運
氣不好非唯君子道消梱範亦不能存世道亦可歎
也狼輩入城適當此時初終之禮莫或以公務有妨
否凡百懸係不能自已古人於配耦情過乎禮而取
譏者有之矣此非所慮於令兄而亦不能不言相愛
之過也二哥素清羸調護之宜想必十倍然只恃神
明而已所可恠者文令家積善之餘禍故荐仍未知
何故昔人以爲巨室零替非國之休徵豈其然乎弟
原症雖減餘病百出今則已至骨立凜然有慮死之
心不但虎食其外而已謹因褫便布此衷悃早晚得

徹否病苦倩草

又 庚寅七月

訥倅遞到藥扇惠書方用慰戢湖伯繼傳六月廿八書又見數十日朝報春粧秋氣令人愛懼然自是兄珍愛琬琰不易羊皮關弟輩何事爲兄甚賀然愛君一念必多於愛友時一念到不覺仰屋而長吁也弟自去月晦間浮脹遽發數日來遍傳四末頭面皆腫遠不過一二月則無此身國憂將置亦到於地下耶○吾儕一出一番人皆爲無瑕可指之人所謂不仁者遠孰謂山人拙於經濟耶呵呵

又 庚寅十月

時序催暮未委仕履珍毖諸哀亦皆支勝否瞻戀之衷日夕彌勤比或聞北來一二竊歎報復之理未曾有爽也頃者吾輩實以禍奉遺然吾輩屏伏之後忿慾自可漸消因兄輩不忍以小人之名歸之以益其怒是弟以禍遺之於前兄以怒餉之於後此理之不容已者病中黙觀而竊笑之前書似有歸咎之意故漫以此解之然弟輩之所遺短兄輩之所餉長其理亦不可謂不爽也弟沉痼之中妻病頓劇飾巾待盡此則別一厄會也諸友苦勸就醫畿輔然逆執國柄其罪尚重況近郊潛翳閃奸弄巧其禍國當如何也惠藥珍感不容喻其貴如金而不恒用亦如金故吾

儕得見之此不難知者兄何致詰耶好笑遠書不敢多談

又 庚寅閏月

天心已見餘分受庤伏惟令履神相起居萬福弟病敗之狀遇寒倍劇心神凜然生意都消秖自憐歎穩客得免凍死得抵配所否每値勁風北來不覺涕懸也仲明內喪亦甚傷慘師門禍故一至於此亦可畏焉嶺外僞批雖在閑地亦覺膽慄當國諸公乃無一言及此眞若以兩賢爲弑逆者亦甚寒心

又 辛卯四月

懶作洛陽書自是野漢常態天上華緘比亦罕至病

愁之懷一倍作惡昨逢退之見過伏拜手滋慰沃之
餘終夕扣問無非閤中動止言議也只是位望漸高
時享益艱將何以報　聖恩副士望耶驚顧之意實
同在己而惟是仲山甫能擧則愛莫助之也弟今春
幸免飢死老人亦姑安穩而日勢稍熱前患脹症漸
漸作氣若如去年之煩急則不如徑死之爲愈也死
不足惜而只恨棄母而死也前在沃鄕禍釁將開色
斯舉矣今日錦兒之禍亦被移乙而然傷盡憐悼心
曲寸腐此實二字之爲祟沈金其無後乎　國祥非
不欲入赴而病勢如許萬無作行筋力且見伊川前
後君喪皆不入臨退陶或入官庭或於書堂最後則

仍於聽事行禮前日吾輩之輕動乃是愼齋之欺余
其可再誤耶呵呵餘萬只祝加愛愼暑以副遠懷

又辛卯五月

覆札居然入病眸蘇快如濯信後震艮益勝瞻仰非
虛語也弟脹勢比劇殊無生意只得拱手竢命而已
唯是不復見兄爲深恨耳　聖意惓惓誠如台敎然
奉塵刹名爲報佛恩者或未聞晦翁之訓耶如必以
陳力爲賢則己丑年九十月其鑑不遠矣而雖九死
亦未悔矣還可捧腹耳第其盤桓欲附於去就之義
而今乃見教以爲爲人除弊之事眞所謂失其本色
矣第假令上去彼奔走權門之餘脚力疲矣何暇更

及譏察耶好笑好笑近有人見過謂兄蹇厄有同思菴相公是則然矣未知欲築拜鵑於何處耶圖老所謂其晩也者誠可欷矣千萬力疾胡草說話無倫只希酌照○迂號極可愛敬儀秦之時鄒聖以迂不用乾淳之世遯翁以迂自疎司馬公自謂迂叟晁以道自稱景迂此一字來歷甚高不知老兄何以得此於聖明雖三公之寵命莫與易也和靖之勑庶或近之第慮世路無平時變益新經歷爛熟之餘此一字自見可惡而不甚愛則抑恐如棄涕唾也然向來自有穩穩好境界人共市趍而老兄獨不從彼惟是大齟齬大崎嶇閑漫輩是愛是喜足見其性於迂者也雖

百見顚沛吾知相守以終也然亦安知迂於今而不迂於後故如此也則此是眞不迂也毋乃還不着題乎其迂與其不迂自有知之者能知之耳呵呵

又辛卯八月

伏拜前月廿八日覆書滿紙悲辭令人酸噎繼又聞將有燕行而爲副者又不尋常一嘆一笑齊滕之路不爲不遠泰山氣象有難追者第未知陰崖與松齋兒誰與歸石室嘗言雪窖不甚苦只與申某相對甚苦此氣象又如何也此行儘有拭目待者又令人添一賷商量也藥示感荷難喩弟病減一症必添一症要之死日乃已奈何奈何餘適擾不備

又壬辰

疏議曾於明別謹悉盛意義理蠶繰孰能明見但有
聖賢定論則遵而用之庶免杜撰耳龍妻之行兇孰
與淮南之謀叛二善之不與謀無異鳳桂之無故朱
子於淮南尚譏其從蜀而致死則逼與蜀雖有遠近
之殊而其從其霧露之毒一也彼死而此不死特有
幸不幸耳若果不幸則何以免朱子之譏乎以朱子
之論揆之則龍妻猶可不從況二善乎以不與之二
善從淮南之失恩後世之朱子嘗以爲如何也至如
慈殿之讐君父之讐云云又有所不然者彼罪雖萬
萬可誅自 慈殿言之欲全之者是天理人情之不

能已者苟　慈殿之道理如此則承順之者是　主
上道理　主上道理如此則將順之者是廷臣道理
豈有　慈殿與　主上欲行至善之道而臣子乃以
下層道理爭之哉世皆以瞽殺陶執爲今日斷案曰
臣子守法理當如是云此又有說柴世宗之父殺人
世宗處得好亦有朱子定論試取而看之則臣子爲
君父私恩而屈者非屈也乃所以伸其理義也君父
之讐置而不問云云者亦有說焉朱子以已叛與謀
叛歧而論之故或問管蔡朱子曰管叔已叛周公亦
沒奈何然蔡霍亦已稱兵而不誅者以其非首惡則
全之者是亦義理也然則已行弑逆者爲一層所謂

不共戴天之讐也已叛者爲一層管蔡是已而其中
亦當分首從謀叛者爲一層淮南龍妻是已出於逆
招而不與知者爲一層二善是已試取朱子之論而
反覆商叅則雖曰蠶絲如破竹矣今日之論雖合席
諸友無不相異與之晤合者惟東伯一人而已然弟
之議論不有朱子分明定說則不敢爲說旣得定說
則雖擧世非之而不顧故弟每儕爲之說曰知我者
其惟朱子乎罪我者其惟朱子乎所謂罪我者無其
德而妄欲效之也世上紛紛不勝其多而惟兄看理
甚精爲說甚明非弟合於兄則兄或合於弟故敢極
言以求至當縱使不合亦毋曰公之不能使我爲公

亦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而遽止也呵呵相酬相報之論極好笑古有篙師詩曰爾濟我耶吾濟爾櫓聲鴉軋滿江秋此卽今日眞景也任洪之論其誤自如蓋成敗與是非自是兩途故也好事者之論洪無乃太甚乎救申云云今始曉然矣松相心惻而口峻意出許多兒則心口俱不峻反復勝耶呵呵爲善欲死之人用意陰險弟曾聞見諭此人良善故爲頓令日弟每戲於心曰以某令之明猶且不知須是大賢以上之人然後可能知人也此紙隨手破之如何

又 壬辰三月

慕用中伏拜前月手書如奉笑晤披慰不可言信後

氣味增勝弟以沃鄉傍路老病精力疲於接應前月
移寓懷鄉雖與宋里不遠自是山裏孤村稍有養疾
看書之暇又是先壠之側時薦霜露之懷而第未知
萍蹤又何時任風飄去也譯舌就戮中外相慶未知
冥冥之中可無倚伏之端耶實不堪發憂也度支之
劇非兄羸病所堪而若不盡心極意則受其害者深
且遠矣亦非老兄之所敢安也公私之慮無任切切
餘萬適忙只此

又 壬辰十二月

聞問頗阻戀德如渴久溫猝寒台履神相聞了翁中
饋之計已就其家好善其人年長果如了翁之所志

乎端爲瑞奴輩所依乎一賀之餘妄復有云不罪不罪弟貧病固定分而撿身不力內省多愧如不能自容也齋記俚拙可笑顧勝於寂寥短札庶供閒燕止睡之資故已託沙人淨寫早晩當登徹也自餘千萬呵凍不備○瑞奴了翁前夫人出也

又 癸巳二月

不肖嘗竊悼恨先人平生不求人知而亦由世人求者與之不求者不與故卒於沉淪旣沒之後欲伸有力多人之枉則始乃以爲證援其曰特授叅奉以褒其節者尤不可曉夫先人雖靡丁巳事豈不足爲一齋郞而乃以爲特褒之典斯豈爲稱停之論哉幸而

公議不泯秉筆者不没其善此則足慰不肖之恨矣然末世史筆不公虛實相半安知此事不爲並受其闇黮耶若然則不肖千古之恨有難泯者矣間獨惟念當今主持淸議蔚然爲士類信服者惟獨執事一人而已伏乞試鑑事實如或合在襃揚之例幸於筵席一爲陳白如蒙　聖上肯納則固爲大幸縱未允許執事一言足爲泉下之重而亦豈非爲世道崇奬節義之一助耶晦翁論屈左徒云使壹欝而不見用於當時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不肖深痛實在於此而又嘗見晦翁請於當路諸賢表章先韋齋事迹然則只曰先人未嘗求知而任其泯没者亦非

人子之誼也故敢冒昧陳懇耳抑史遷云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區區深衷不遇執事向誰開口耶若於事體不便則亦望還以教諭則謹當釋然同意不敢復有所恨也並乞默諒切勿以語人又千萬之願也

又 癸巳二月

舍兄行上一書想蒙登照否伏承臘月書敬承示喻深感勤懇弟奉親粗遣只是兄弟未嘗遠離池塘之思遇春增劇濠謂得書喜聞動履但聞一字不相及何不以見責者旋以證耶螟諭誠然第以利害言之則庶不如無固也揆以天理眞假亦懸矣且儀禮不

許支子立後聖言不敢侮也別録奉讀以還不勝感
泣禀喻商教如何如何仄聞汝近小諫遠出副正丈
何堪暮境之懷然喜有多孫也見在沃鄉適擾不宣

朱子答李季章書

昨承諭及先君奏疏得附史氏篇末幸甚痛念先
君早歲卽爲賈陸之學遭時艱難深願有以自見
而不幸不試所得陳於當世者止此而已今乃得
託史筆以垂不朽豈不幸甚但恐賢者去國之後
或爲不肖孤之所累因見刋削未可知耳
此書適與今日相符謾録以呈末端所慮可保
必無耶諭及幸甚去國之人見在衿浦耶此後

進退尤難深念深念

又 癸巳三月

前月念六書昨日承拜謹悉所懇有憐副之意西向百拜不勝傴僂而稱謝也豈或見相信不以所言爲誣也耶謹齊宿默禱祇俟事成也齋記之諭不覺慙謝且天下事古難十全晦翁非不退也而尚有詩成屋未就之歎抑今日事差異而同一感慨也又安知他日遂初亦輸居然我泉石之句耶赤裳之示飜然欣切殆忘寢食然必兄有仙分弟脫蹇運然後可以獲此兩皆不易還切慄慄裂書之教曾未嘗不副今所蒙謹與吏曹啓辭及石室銘文一紙重襲以爲此

事之始末故不能如戒也錦里書昨已傳奉矣此友近還絶巘日者云蚊虻皆當侵逼然則實係造化眞非章子厚之所爲也前日未嘗聞昏瞀之云且儕輩特以精神好奉推而季方傳說火下方丈能讀署經單今者屢稱茫昧豈自謙之辭抑眞實如是也然自覺其病眞是癈病之藥伊川受氣最薄四十五十漸盛之訓聊爲奉誦也春且暮千萬保重

又 癸巳四月

今月三日書自何傳至伏承銘心待便之諭感濇之餘不耐黙禱之至若遂此願雖擧家糜粉寧可盡報也不審信後台履蘇健否晦翁論孔明娶婦正得醜

女弟每謂台兄按湖兩年石腸不變何必醜女然後
能自克也然則台兄反賢於孔明耶然盤水難持而
氣衰之後客氣易乘伏望毋專恃貞剛猶加持守之
功如何敖慢之戒不害進於大舜故僭及之想不深
譴也銓相權甥之姑夫也權甥今日歸自日下爲言
銓相所傳筵中說話然後始詳中原曲折若如 聖
教則非有所抱負者不敢當也然則東岡之陂眞是
至死堅守之物也沈黃陳白源委幸望更爲詳示如
何忠人大至揮謝不去捨稼抱空豈非忠人之厄哉
該曹倘有意外搪塞伏乞力與周旋俾得從速出塲
千萬幸甚萬萬只祝赤裳山靈拘引星軺暫作山中

宰相也

又 癸巳六月

洛中諸子推許潞公明道之墓至用此老題乃不免燈籠之評老兄今日事百世相符而評文亦有潞字尤有黙契焉者亦是異事抑無乃吾儕命薄相與帶累也耶第閱今古人處順境儘好遭着不虞任眞推分者蓋鮮豈程子所謂江河之量亦有時而溢者哉今不敢以是奉慮於兄而至論不厭屢聞故敢爲公誦也未見推緘殊爲欝欝然弟意只願遲晩以俟公論似好未知如何蓋非朝夕之故而亦無奈何及此暇日紬繹舊書以自進益則此實玉成之會也天意

眞不偶然矣深祝深祝最是弟家血誠所望竟歸虛

地自失之心如何如何柳妣事纔成事盖有幸不幸

矣聞己出墳菴眞作迂齋翁矣吾亦有靑山者可以

誇弟也呵呵適在稠中聞有澤便草草不一時氣甚

熱緬祝加重以副遠誠

又 癸巳七月

五箇字書濠遞來矣當時有人以缺問曲折且略致

刺意弟欲以戲筆答之其誤呈五字盖其起頭也此

盖宋處士魏野愛寇萊公頌美之詩也寇公後極顯

沛然寇公盛德無瑕魏公交誼不玷始欲用此遣辭

旣而思之敗寇公者乃丁謂也今之君子奚至於此

遂棄而易之又易而誤呈也今得報如此此眞所謂郢書燕説者也郢人將致書於燕燭光不明命秉燭者曰舉秉筆者遂書舉字燕人見之曰是使我舉賢之意也於是燕國大治今兄因是而亦儆寇公德業則實天誘微衷以助成盛美也此言近劇然自寓愚忱一笑之餘恕察幸甚卽日殘暑閑居况味如何溯慕倍昔弟曾患暑痢尚今不能食悶苦悶苦所幸老人無病耳聞有便燈下胡草覽了卽滅如何

又 甲午二月

仄聞令胤二哥喪室不勝驚悸熟知亡人閫儀賢淑每頌德門之慶未弋豈謂遽至於斯耶伏惟春濚連

月台履神相追亡撫切想切傷念弟奉親窮居雖云菽水常分親年益高生事益寥落之歎是晦翁之所不免玆者家仲忽得專城仰感德義涕淚旋零且念此身覲省之餘栖在皐蘭無羸粮之艱而了得一卷半卷殘書則眞是穩穩好事而只恐造物者多忌耳兄久未釋須旁觀尚深憂慮未知遜碩之餘祗栗當如何也春序已闌伏祝為時加重以副遠誠

又 甲午十二月

圈子久未報固知盛意之有在而有難以副教者不稱其服之詩三復久矣今此命德之章元來不稱而布笠狗掩麤布之間着此光潤則不稱之中尤不稱

矣故不敢也然不敢奉還者非徒盛心不敢孤欲待
聖上奮張神武之日出入帷幄仰贊　謨猷而以此
自辨也言之至此聊復有平日之壯心也然常貯之
腰間之小囊或有陷之者以爲蔑棄命服則欲出以
示之曰腰與耳豈相爲君臣乎此則又拙謀也呵呵

又 乙未正月

其今設施實是希世之擧然只歸譏笑之資則無寧
不爲之爲愈也第其所引明道伊川之説則雖不合
於新膽之日然亦不害其終可行也吾家之法雖不
輕易語人人或言之則不可攻斥於彼固無害而攻
斥者自爲病耳竊聞兄亦不免於此云何必如是此

道倘遇後元祐而不遭章子厚輩則安知其終不行耶當此之時則公議取捨必有在矣揆以時勢此事自不能行而後之論者曰因一時見識之卑而不得行則只就得此令行狀之好題目而已愚見如此未知如何弟眼前只有少女下新孫甚愛之昨日忽然夭死悲悼難堪多生之苦一至於此奈何奈何舍兄以親癠曠官不安竟至解組菽水依舊亦不至傷歎而亦不能無慨然也北關　召還人謂陽復之徵未知果然否旣入而還出則何如因出而不入之猶無去來之勞也日者有一京中士人歷說某人之死某宰亦不能出一言使北關在朝則似不但已云云兄

之期待於士夫者甚不輕凡百幸毋放過以副時望如何如何

又 乙未三月

罪逆不死尚此視息忽奉慰書尤增隕絶人子喪親蓋是常事而罪逆至慟獨有所不忍言者窮天極地只恨死滅之不速也已無逮及只有葬埋一事昨者委見潘教授好義於某處雖許來見而以領事之責爲難願得寬限行下而未易圖之若蒙以急足周旋則何感何幸敢恃情分躬此控訴不瑕獲罪於識禮之君子耶賻儀哀感不容別紙傢戒滅去自餘血泣不備

又 乙未六月

前日行中惠書及藥物領受哀感褫中目禮修謝矣再昨伏承五月廿一日手札始審前謝浮沉恨歎無已教諭云云非敢爲直情矯世事也孤哀平日素有胃症連日不食亦無思食之念者是己丑在京時同處諸人之所共知也今日則有甚焉雖或强食終日惱膈還不如不食之爲也日者外城諸人以長者命來勸水飯旣已勉副而水飯尤不良於消下悶苦奈何然死者日遠生者日忘古今天下以哀而死者多有乎哉至今四箇月日設饋奠而未見亡親饗一匙食而孤哀則已費幾許糜米自痛頑命無以企及也

伏蒙台慈過慮誨責感泣之外不知所喩千萬哀隕不備○三扇伏受前者蒙惠以分外族之鄰居者以慰毋意今日則不復見顔色之喜矣尤切痛慕

又 乙未七月

遭喪四月葬地尚未定非敢妄求吉兆以徼福利也只以今日無所逮及只有安厝一事只欲得水深土厚安穩處以冀體魄之寧而已曾卜一處於公州地日家以年運不利爲拘此不當信而記昔朱夫子喪長子塾以年月不利久不葬至被南軒之規責孤哀以爲日月凶咎苟不害於亡人則朱夫子何以有此乎聖人既以施於子今日不可行於親乎故不敢擺

脫而至於欲從其說以踰年則太違禮律欲從俗權
層則禮無所據情有難安故欲得他處合於今年之
運頃者子章來言渠遭故時卜得利仁傍蓬北里以
水破之忌不用然欲求多陽截風之地則無踰於此
仍與引至其處則本主一言許賣而只是前者已許
於申叅判濡氏家云似不可中間圖占矣第聞申叅
判只捧許賣之㨾而未嘗給價已經年歲則想亦拘
於水破而不用矣若然則切欲得申叅判一言而用
之而無緣連臂幸乞善爲周旋聽不聽間亟以回示
如何如何愼老書亦以此爲教矣此地則今年年運
甚吉云故尤欲得之耳亦以此又丐於城西而敗軍

之將難可恃矣柰何

又 乙未十一月

遯翁云嘗恨盲廢之不早此老胸中所樂想有他人所不及知者今來諭之云豈相默符耶此老嘗感屈原之意謂其長年之願欲見時人之出場然則此老豈眞欲盲廢者也台慈豈亦無此意思耶然此老欲見他人出場也今台慈必須善出場俾他人見之也不然則盲廢之不早眞可恨也今日之事不翅累卵一箇走字如做不得則須盡氣竭血雖若遯翁耽業時終日不得擧頭至於偏盲而不已猶懼不及此豈不凜然寒心哉每上念吾 聖主欢念平生師友家

雖在此時未嘗不仰屋隕心也○某人事昔年承勤問以爲此人自壯年坐在嶺脊痛詆仁弘力尊栗重雖困極而不悔於事體似有所償故云爾於渠則得失甚没緊盖未痘垂死老翁有何所補於公私耶事勢之礙雖貴賤人者亦無奈何矣奈何奈何然忘之已久忽此見教無乃人或因此有言耶示之幸幸

又 丙申五月

台監前後書迄並稽覆盖緣襄奉練事仍之以疾病雖台監不以爲恠自切悚戢之心孤哀含痛不死月日駞過哀隕之情更無攀訴只恨殘喘之久淹也盛𧇊久不見心晝豈阿堵尚未祛翳耶 主知人望愈

益隆深而適丁多事乃有斯疾豈非運氣之所關也
仰觀俯察在野者尚可氣塞而每見某兒所得書則
燕申善戲之意若尋常者焉豈歸之無可奈何而然
耶頃者有一友生見過見謂時事之非勢須時輩當
之所謂時輩豈非某某耶竊懼諸公亦未免司收之
律孤哀良久沉思竟未得自解之說只曰然矣未知
此說如何宫高責重國危生輕惟冀盡誠匪躬以濟
時艱則朋友與有榮矣外城函丈病情日惡煎悶何
極無緣面悉只祝倍加珍衛

又 丙申閏月

時烈稽顙再拜言曾拜惠書及筆墨哀感無已昨自

濠上褫到三扇且說獲奉安信哀慰無已師門不幸
愼老函丈遽爾捐館禍釁餘生永無瞻依五情摧割
無可窮際老先生没時尤未省事妄謂江漢秋陽不
可尚已比年以來服事此老尊信之心日加此老亦
以孤哀無甚得罪可絶之事相任猥深繼自今孑然
惸獨益無人世之意矣奈何奈何孤哀每於暑濕時
節身在人鬼間塵塵今年則特甚神不守舍骨不任
肉幾何不摧殘也函丈無恙力勸薑桂之變而心有
所不忍今則氣血如許變不變無甚利害姑復任之
而已曾聞略被國言蒼皇出郊未知釋負之後仍在
墳菴或已還朝也相望之遠無緣奉對只增哀慽不

次

又 丙申十二月

時烈稽顙再拜言新門竟不起疾久聞其將然而不勝摧痛之至去年來弔於窮谷見弟澌茶臨去握手出涕豈謂渠先我而去耶然安知先逝者不為福耶賤疾日痼自覺難久悲亦不多時也所可恨者區區賤蹤亦嘗累渠使怒目偏滿苦苦以終今又謂死者不復言不悅者增其議未深者換其面使渠增寃於厚地則後死者亦何以為心耶思之至此不覺增涕且念諸孤年不甚多凡百事宜須經執事指教免致訾累想勤經後之高誼也家奴適以事入城似免沉

書欲悉哀悃而氣困不次恨歎柰何

又丁酉二月

時烈稽顙再拜言頃在懷德墳廬伏承惠書病裏心懷一倍蘇慰信後已多朝晡不審台履若何孤哀去冬寒疾謂始偶然不料輾轉危惡今則脹氣撑肚浮起兩足口不入粒已月餘此則百無幸焉平生情義如台兄無復對晤之日思之悽戀且蒙　君相欲生之恩猥承　異數古所謂懼以病加者實先獲語也昨祗疏　批尤不勝感泣也老先生易名已了公案否文台將以柩歸而聞有大鬧此兄平日多口死入謗叢益覺悼愴此地亦有爭端誣衊及於愼老何痛

如之門戶一傾百惟全聚亦理勢然也奈何奈何千
萬脹鬱忍死僅作恐此爲台邊絶筆須以數字寄來
回便俾及承拜如何如何別紙幸望留念俾直至冤
又有書院事院儒已去幸爲順題以慰輿望至懇至
懇

又 丁酉五月

復齒恒入昨者得拜恒式之書亦堪悲愴也卽日炎
燠台履神相起居萬福弟胃症復劇只飲淡湯數掬
以度朝夕如飯羹近口輒晴然尚望一分之幸者以
有正月之延也曾到草墳盡聲一哭仍坐半日笑語
莫逼主閔出來仍發多少忿言亦默然不相校人生

到此復何爲哉欲起與歸終不能起叔譽之言眞欺余哉悲乎悲乎苦事苦事老先生易名竟如始願何幸何幸第未知一快之後無有餘慼否此後一番事復如何了當耶扇筆墨叅珎感難容無緣承聘第增瞻渴

又丁酉七月

伏承今月十一惠書别紙且言所患甚去喜慰之私何可盡諭一木不蠹以撐大厦亦豈天意耶甚幸甚幸老成醇謹豈非美德而晦翁極不喜此等人豈以艱危之際血誠擔當者猶可以救得萬一也耶當此時節獨使吾　君憂惱於上中夜以思不覺長吁也

兄旣以孔明妙法已疾則必兼有孔明好意思故聊
以此言聞非敢有諧謔之意也弟去喪之初猶得支
吾自今月望間一向澌憊今則專委枕席梳洗並廢
自知死期不遠淹速有程何足爲意惟是身後事無
分付處有堂姪基泰者自幼注意亦嘗鞠之于家今
爲其二母所靳不得正其名號勢當處以子姪之間
俾得管勾耳示諭必致云云不甚驚怕也此身定是
不久長物縱使有用處　清朝必不與閻羅王爭此
一權况甚無用耶好笑好笑惠冠及三箇香不勝珎
愛適書架新成倚枕岸頂焚得一兩枝手弄以擬先
天依然一枚邵堯夫但恨洛陽將失深衣公耳○深

衣云云明兄將赴召故云耳

又

即日履用崇毖弟半年祈懇徒竊 恩寵一下妄作恐累知舊猶幸 宣賜語類銜 命相守故早晚得以閑看到意會處不覺起立竊恐狂氣復作則不忍隱於 明主之前也諸兄不若早作嵆康書毋更爲所染也

又 丁酉十一月

八月竊聞門闌慶溢修致尺書仰伸賀意旋聞進居匀軸亟欲更裁牋敬稱慶於門下兼謝前幅之僭越顧以衰病懶廢因循前却以至于今不謂台慈俯垂

眷念枉賜手帖伏讀感悚不知所諭即日陽至已久
日進泰亨伏惟討謨之暇體中崇毖區區犬馬之疾
適滿期歲尚此支持者誠荷大造之私然自料精力
則澌盡知亦不遠矣任運遷化固朝晝之常而只是
主恩未報死有餘憾耳示諭徵士畢至此正吾相勳
業之大者宰相以知人爲務致士爲功元祐紹興之
盛至今歸美於馬趙兩相今日之事不但爲　國家
喜而深爲門下賀也其所少一人者病固不能進而
進亦愚妄褊滯適足以害今日之多中況四隣出來
何必吾操然後飽樂哉第此凝閉之節雷發甚壯重
霧晝昏加以淫潦滿野此誠台鑑益攄忠悃以盡調

燮之時也時序向二伏祝爲時保重以慰瞻仰

又 丁酉十二月

大冬無寒比頗凝冱足見燮理之效如我無衣者誠有凍死之憂而爲公甚賀昨者草廬轉致手書三復忻慰不能盡諭第所諭寧有以三字豈亦寧有以而發耶大監有紙有筆且有囊篋之董溪記室之何顒而弟不敢以無書爲訝者誠以滕薛政煩寸晷當愛也如弟者二豎子交侵無間兼且爲淸溪白石所惱亦無把筆之暇也此外寧有以也呵呵曆日煎藥珍感無已只是未見西門寄來自覺淚滋也懷慶之疏濠兄報以諸公甚苦云不勝皇仄然諸公眞是蝜蝂

也如苦之何不去彼耶此一守僕事耳何足煩聽聞耶好笑弟所患日深前日猶喫一兩匙飯數日來則專恃糜粥眞箇臘月三十日消息也舊習未改如此爛語胡書敢徹於大閤老尊前此亦山裏打乖氣味可罪可罪可罪瞻望台躔不勝馳情○嘗謂某相頗知讀書今見論議則以胡元爲中朝而空上其無識甚矣不勝寒心寒心後疏心中憤激不覺衝口而出至今思之殊爲悔吝耳兒以爲正大仰見大人之盛心而其他則皆苦之云未知所苦者何事若是則此身眞在百尺竿頭耳

尤菴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書

與李士深 戊戌二月

伏承前月廿三日所惠漸短三紙漸廣三魚衰思敗胃並覺蘇潤感戢何可言第審有休致之請　上下之所望於兄者豈如是而已耶不勝憮然失圖也比得竊聽於輿人之談其爺作相某儒赴　召朝廷氣象頓異於前垂死之喘復有生意忽聞來諭極令人寢食不安也前日長牋細書有自來矣陳懇求拜相晦翁曰台司禮絕不敢復修啓謝而於趙子直則曰月日某扣首再拜上覆聖賢之於達尊敬謹如此弟

不敢捨此而學仲玉矣然朱子之言亦有時不甚敬
謹者一則曰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務
爲阿諛順旨之計一則曰以夷虜之道疑於門下盖
其所處宜有以當此禮敬故亦有以來此責望兄幸
無曰當一有而一無也所示亭榭恨不得一往而遊
賞焉未知地名云何然若不能鞠躬盡瘁蘇民活國
則雖欲窮勝事而樂清歡有不可得矣豈若此小溪
可以捧飲而療飢也好笑攘夷尊周之說問之溪山
而溪山不答故欲問諸都俞吁咈之大人君子也今
兄又欲推與別人然則此物將爲無用之空言矣而
孔子眞爲無益之事耳可發一大笑也先親追典伏

蒙諸兄之賜克底有成銘刻不能已此事於甲戌五月吏曹啓辭已成公案若引此爲請則尤有根据矣千萬力疾僅作

别紙

先父入仕實癸亥五月十九日也今聞特書在癸亥五月分云矣

丁巳謝　恩之日凶徒號於榜中曰明日謁聖因有疏事敢有後者有重律諸人或不謁聖或謁聖而有踰垣逃走者先父自在　闕中謂所親曰臨事苟免可耻也遂入泮宮

後先父未嘗自言當時事故不肯等未得聞其詳

先父没後祭文挽詞其事始著吏曹啓辭尤顯然後不肯等始得詢問則大槩如上所録矣

又 戊戌二月

曾因濠便上覆書復拜前月晦日惠書樵牧之社屢辱大丞相書札似太光華矣第聞請急不已可知時事向泰而不然則必有以矣頃有一二名官來言是不欲與萊原同其波瀾未知是得其實否如弟欲荷鎔陶之賜得以安意丘園矣兄既引入則匹夫之心更無告訴處矣私悶更切矣示諭校訂禮書實是先獲只是心力日昏日力日短又况此書素稱冷淡令人易倦以是既始還廢矣今承來教復當溫理隨卽

呈稟也千萬羽林告忙不備○書式破格眞是山褭打乖而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呵呵

別紙

沙山所蒙書訝弟久不作書誠有之矣悚怍悚怍然不作有三數事古人以懶作洛陽書爲淸眞事弟欲學之此一事也外人謗此中爲一小朝廷盖謂論議無不相通也弟欲少避此語此二事也作書欲攄腎腸則皆世人之所恠不爾則又愧其與人不誠不如不作此三事也東坡云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答以彼之詞瀾文海猶且如此則勉强爲之亦甚勞且苦矣自笑而止此四事也家貧紙乏四走僮使崇朝

僅得寸片而至後則難於更求此五事也愛弟之心
弸彌心曲自不覺其流出既形紙墨則旋亦悔之不
見察則重悔之此事處之甚難此六事也晦翁與同
甫往復相用戲謔此有所受然非盛德鮮不爲虐而
每作台前書筆路已熟欲已不已竊恐遂成無禮之
習得罪於莊士端人此七事也凡此數事皆使弟闇
筆韜研動闕數月非情薄禮簡而然也非直已往將
來亦當如此故敢以詳布幸笑領之

又 戊戌四月

前幅未儔昨於縣便復拜惠書忻慰之至眞如奉對
笑談前後被 召未嘗有一語令乃蒙攛掇之教兄

不能作君實伯紀乃欲爲君房彥國耶昨聞南宮之命惶駭益甚然控辭之目甚好以是爲幸明兄下來寒暄外先問立巖形勝恨不得一造几席使江巒供清賞也此與城市爲僧衛而不失幽靜十分尤可愛然終不若遠在閑曠只與高人逸士相酬酢也呵呵何緣一承顏範說好說耶長牋細書承命改本學得仲玉雖可喜猝捨聾翁法門爲可懼耳

又 戊戌四月

地亞傳到手札眞如奉接笑談不必身到漸休而已可喜也嘗記退陶言官卑猶可黽勉職任漸重則決難冒昧今此所諭一何背馳耶明明日再上文字蒙遞

而病快則亦不無一謝之意然河清可與爭也唯是
事孤則目叢物並則指分今得地部公我心稍慰好
笑好笑附子弥謝弥謝此物聞甚制病亦可以除却
心經上偏狹滯芥消息否近覺與人言觸諱轉多眞
是氣衰而病不衰也許說未能究竟何苦遽休也必
欲如酷吏勘囚使其無有隱情耳且爲金爲鐵已有
定形雖子貢復生竊恐變化他不得也呵呵何由合
席一罄愚悃

又 戊戌六月

平仲事不論則已論之則豈可捕殺越人之盜而只
議其竊鈎之罪也當時極論其事虜之醜而略擧其

所見之差以正其誤後學之罪耳今截去主意而孤行此句則非其實矣盖平仲自是豪傑之士也由其所見之差故遂至於此正如李赤自擬於青蓮以赤對白而卒以溷厠爲清都帝居自投而溺死耳甚可哀也此聖學所以貴於致知也然論其學問則雖先知而後行論其罪過則當先定其所犯而其心術論之亦可不論亦可矣此不待皐陶而知斷此罪矣兄之所論彼說似是得其實矣偶閱語類朱子亦有大金云云之語矣然此則雖如此而奈其總數詩始自堯戊辰終于金癸巳何捨宋而以金接堯統者是其失身之根本也未知如何如何後便更以見教至祝

至祝

又

前書諭以許也豈捨已亡之金而遽以方存之宋繼之歴代哉弟之前書略答此而未詳也其䟽記詩云孝光寧理度及末三百餘年宋道滅末滅盖指恭帝北去而言然則許意豈以宋爲方存耶鄙見如此幸復見教如何此雖既骨猶勝於談說令人而見怒也若都不說則元無可說只可以白紙傳心耳

又戊戌七月

到振威境伏承下書且訥令逆走急足乃知申以上受鋮䟽下問之意令圻伯問於訥令欲知行止而

回啓也辭語浮實令人驚惑迫切疾馳入訥衙得汝
上令書並分發則有明日爲政之 教旣心卽降第
未知知申與汝上書孰爲先後也第不敢留今已到
沙幕而氣甚不平且從來家弟患痢今暮欲宿於江
村若聞 上候漸安則欲觀自己調理入京耳盖於
木川蕭寺見圻伯抵鎭宰書聞 上體違常極不輕
遂冒潦而進小有僕馬之厄至於借馬顚躓眞所謂
靡君之故胡爲乎泥中者也且入京馬首靡向將何
歸乎今夕或明早令希郎出來則凡百可與消詳矣
○今日之行專由大監不可不一謝之教若見狼狽
則答有所歸幸一一指教也希姪處忙不各書所着

冠帶從何借得

又

朝書謹悉想春之意無他 上候平復實未易旣已登途則無退步之理然近以海蜮數人相對必說此事居然入來亦似未安姑留近圻更引彼之前疏或今疏大槩而陳情蒙 批而後入城似好故以此答之耳伏承明日 許對之示不勝喜抃私事其成乎槩陳病難久留之實而後入題則非但此事其於前頭許歸亦一張本也切企切企連枕之諭不敢辭歷詆公卿之目亦一退去之助也好笑好笑南宮書言此時開筵未妥云未知如何卽又下明日之

令此家喪幸不出則明欲登筵陳達而請停未知如何吏郎之意亦以姑徐爲可耳太子參决日者已引朱子說陳請殊力而不見　施幸乞更啓如何如何凡百回示

又

承示慰喜殆難爲情　宗社默佑終至曰安之境則何幸何幸知申云云如癢得搔從此紛紛者庶其熄乎昨日所得雖百告身不與易也渠於今朝服成後有不自克之狀弟爲渠作告文告于其祠及几筵以降服辭去之意渠甚痛摧悲動傍人弟亦不禁悲涕然亦喜其於彼如此則於我可知也從此伏乞視之

如己出撫之敎之也某兒方住果境霜村明早將入
云矣

又 戊戌八月

才承伻問感荘難喩卽知申選書言今朝入侍時
上曰嚮者踞見長者故某官一見之後更不得請見
今則病勢如此不可等待復常明日食後入來事通
之云云無任隕越之至明日得對後似爲難又所當
言者幸乞量敎如何如何比以兒病心神恍惚恐無
綸緖耳也 聖意自揣未易復常念之不覺哽塞也

又

回書深感但一節之士亦恐將學不成故對某人戲

舉學孔大拍令蒙奬許此漢果能無可無不可者耶
雖自賀而亦恐邯鄲之失故步也然其時某人之來
傳只擧晦退不舉牛栗若舉牛栗則弟當答之云栗
谷豈是緘口袖手者耶云云矣且欲學孔子者是欲
學何事耶尊周攘夷之事孔子只作空言看耶抑以
爲當爲之事耶少正卯何以致之於兩觀之間耶學
孔而若學此等事則吾恐兒之不得喜而驚動之不
暇也然病已作而歸思切一箇半箇都不入意思耳
呵呵天鵝之議早朝禮郞來到其時氣甚不平擁衾
頹臥且兒子見其收議則皆無變通意云故只以病
辭早晩若或入侍可以盡達矣空家之會當俟兒病

出場而後圖之耳惪啓略略泯看未知其穩否也千萬竢面一一

又 戊戌八月

自料留日無多亟欲源源陪晤而憂撓如許只使可惜日子閑從愁裏過絕可歎也兩宋云云初始於朋儕戲談而轉成朝家署經文字真是弄假成真不勝愧苦退心自未入來時已溢於中今日旅酸中則又可知也

又 戊戌八月

覆書深荷小帽差小然此物可寬可狹不似其頭硬不可屈也呵呵此漢入城已兩月鄉論恐是太緩而

反以躁見諭耶空家之約正欲勇赴而今晨有宋東
萊曾孫來督銘文勢將了此然後更議之耳　聖候
每如此此漢遲歸何足悶哉憂煎憂煎

又戊戌九月

兒孫之憂適紓而領台之事適出不如是則何以免
軟塵埋頭之苦耶所可慨者妄讀古人書以爲大臣
當引君當道而已且如潞公有燈籠之評而亦不以
爲意故所望於今日者如是矣未計其他也然旣已
失實則所當引咎旣謂之咎則於領相有何一毫所
損耶有人力勸以先爲自劾使領相勿爲上劄云此
說如何幸商敎之無由面剖欝欝

又 戊戌十月

理窮勢極遂已出謝不知我者將謂任其事也只懼人人瞋目而怒寧有拭目之事也最是貳公難定蓋平日自信者遽爲衆論所撓晦翁所謂至此而失其故步者正爲今日設也子婦之症方劇孫兒念未暇及矣張公蒙賜如海然尚有一嶺故欲待湖伯之至受諾而歸耳

又

問書深感弟痛勢雖定而浮氣未減出供未易而昨日劄批又如許悶不知所爲也今日正當大小中外不敢笑語不敢偃仰一以憂災卹匱爲心然後庶

救萬一故冒進妄言矣伏蒙大鑑不以迂朽見却而
再賜勤誨至於如此此見不協于極不至于咎皇則
受之之盛意也朝廷幸甚千萬臥草不成狀悚悚

又 戊戌十一月

午間踞領尊命悚仄難安第此拜莊忠竭陋劣耳風
入耳孔只成耳病至於中心則一日不可活況旬月
耶然若服當歸則耳病亦差矣早晩長單短疏欲乞
刀圭於 九重矣適自衙還忙甚不備

又 戊戌十一月

此雨不蘇枯苗只可凍殺餓良天意極難知也雖欲
不然得乎卽日台履若何此漢數日着盤遽傷於百

五禀然若朝暮死者歸思日催若此不已勢將不辭
聖主而去矣如何如何小册病裏看過甚覺愛好曩
日 聖上臨筵極歎風化之不美此書之行或不能
無補於萬一則先賢作之之美意台鑑進之之誠心
庶不墮深井矣千萬力疾僅作不備○雨中極思焚
香默坐芙越清數枝分惠如何

又

雪落寒空緬思山裏渾作瑶臺承此江郊之示益令
人意想飄然昨日惠橘一物而得二戒可謂多矣若
問術於同春袖手而歸則酸與刺皆不可見矣即聞
草疏復至未知有何說話昨日小報有云答負罪臣

其毋論彼之得失而政院事體極可驚異也

又 己亥元月

乍阻音徽一日真如年也即惟台履增福弟家兄以親事忽至甚慰旅懷下吏之不敢言誠如來示然不知處例問於下吏矣久在山裏習成打乖折腰於大宰猶且黽勉何能揖於下吏耶此則可無慮矣好笑好笑姪兒親事在再明略具小設監吏來言必借盟府小器云可得行下耶小諫因削新薦生一鬧端其根甚小而枝節漸大奈何奈何

又 己亥二月

滿紙縷縷雜以嘲諧甚慰孤客窮愁草兄去就全未

聞知其冷其煖渠必自知矣此漢上來之後已經許多事變已嘗許多世味眞晦翁所謂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豈是漫道歸字耶張葛李事可以辨則非不欲辨而不得辨則只辨一歸字耳以大監高明何以致疑耶心無歸意之諭極知大監要以此激之使歸尤見見愛之深然見待者亦太薄矣如使陽臟人當此其不踢戶超墻而去也幾希矣惟願頻賜此等話頭亟令人警省如何好笑惠藥忙未拆見如有當歸尤則尤好矣

又 己亥二月

去夜開檢惠藥果無當歸尤豈以弟爲不足歸耶然

家鄉不在天上行則歸耳姑此遲遲者少待日暖風和花可旁而椰可隨矣大宰體面尊重抑揚字恐下不得切擬承顏吐此多少懷懶且無馬不得早遂非久當得之矣

又

示諭兩善事台意如此此則人心亦不相遠何喜如之武仲則極以爲慮故前書敢禀耳弟不樂之心日日倍增欲去之心非爲學進壽增而發也第思可去之術以教如何春坊疏果有對起者卽見全州李承宣書則欲爲彼陳疏極可恠駭始欲鎭靜兩邊挽之而不可得則方以爲愧今此令則爲助一攻一之計聞

其始來極爲銷融之說今乃如此者必爲渠輩所激而然也直是可怕也

又 己亥二月

下狀深感武疏主意全爲良民之偏苦者而發而今之謗者截去主意拈出收布一款或以爲侵擾士夫或以爲務財用之小人誠可歎息然此豈無病敗可以久行之事只欲紓目前之急而已第大臣牢塞大謗四起雖周官之美政尚不可行況此迂濶一儒生之手段哉大監勿慮其難止試以所見獻議弟只恐結末未易紛紜者稍延耳今日獻議諸臣只斥收布一款則可矣若謂良民之偏苦不至如某疏所言則

大失人心矣此不可不知也昨見首揆意殊不平故云云耳

又 己亥二月

夜來氣體增勝賤疾一向彌留今日召對亦不得進勢須陳劄請遞耳朝見收議文字則大監以宏大稀濶見譏非但告 君之語不可如此千里之外士或止而不敢進矣如何第聞死者弱者得蒙蠲布之惠武也愈勝於緘口縮手矣然不足以補其洶洶此後則渠亦知戒矣斂聚損下之云雖不全斥其人亦不爲全不斥其人矣今日之事只可坐以輕試齟齬之謀而已如此則渠亦甘受矣如何如何玉堂之選春

坊公獨不與焉大是異事

又 己亥二月

日氣陰欝病情沉痼台札忽至誨諭諄懇奉玩再三稍慰此心賤疾始謂偶然彌留至此豈萬適之鬼相守耶武策拙甚且可哀而謂之宏大故乍看以爲略含諷刺而已遂以此而以士止千里進戒則誠是過當而又以不可與同中國見諭則又飜上一層兩家俱是以火濟火底氣象安得伊洛之一勺水以濟之耶弟病中謗聲四至亦有暗中投書以詬之病懷益惡自聞死弱免布之　命似有一分生意倘蒙遞職之　恩則又當如披雲而見日矣着公之見遺誠欝

公議然榮進後人之示誠至論也曾見宋時前輩之
論則無不如此矣此公沉静必無幾微作於意耳

又

承問甚慼務財用之說阿耳少友以書傳其所聞不然則誰敢白地造出耶今夜有人來宿終夜所言俱是謗言不止務財用一句而已奈何奈何大監未嘗有聞而究尋言根今忽云云豈所聞之中又有所聞耶試招阿耳問之則可知其所出矣李仲云云極好笑其所爲雖非士君子事亦是有斡局者事業如弟者雖欲辦此得乎陪吏減省亦聞諸官務多濫誤無限至使閭閻兒輩不敢挾書出門故欲變其弊不料

諸官與見汰者鬨然造言嘗竊慨然以爲小事尚㪷不得况其大者乎雖然此身既得脫歸凡此紛紜都付一笑中矣於我何有哉

又 己亥

大監之言從前多中固信之如著龜今番事勉回迷執矣第未知可去之端將在怎麽果有大於今番者耶今見備啓則復論守令遷動之非豈欲逐之亟耶無乃蹲坐甚苟耶且聞訟欄之疏已到大鬧將起此身恐亦不免奈如之何教之

又 己亥

此才有書下狀先至矣臨瀛疏本妄以鄙籤志數處

只此已犯汰哉之誚何敢僭加删潤耶訟疏眞是恠
事始謂其徒稍似解事豈知愚妄至此耶然見責之
意問諸水濵可也

又

草了書褫徹否大槩立異於諸孫之爵號而無一右
之者因此有藴徐廵幸逆之狀深蓄而未攄欲因菀
查大攻而亦未如意賤臣啓曰許某事在渠之道誠
爲未安而若究其本則此說之行於外間亦 聖明
所深戒處也先儒有言對伯夷者不敢言賄賂對比
干者不敢言阿諛若使 殿下之内治斬斬整齊無
少瑕翳則此言何爲而出哉 上曰卿言是矣吾欲

更問於許積而待重臣之道不可如是且予自反之不暇何可咎人且念今日唯許積故能發此言端今若究詰不已則日後誰復有言之者哉賤臣對曰

聖意甚好矣相臣進曰今日朝廷是非不明一以相爲掩互爲事如宋某宋某亦不敢明言是非仍及徐廵事念念不已故憲諫長相繼引避不待而論許玉堂以緩論駁諫諫長走出氣象不好矣弟等今日自處之道誠不可晏然故今日政亦不赴此後又當如何指教之

又 己亥三月

淫雨作沴人亦病止此時台履如何馳義區區以吾

心之憂厲知草洞之不安也吾儕今日未知何等運氣終如何出塲耶就逵嶺外儒生將爲盧玉溪請院額紬其疏草來請點化未知玉溪終始無瑕修潤其文字不爲疵累否月沙相公撰其謚狀極其贊揚果如其狀則更無可疑耶幸指教以牖之○疏草出於一蠹孫鄭光淵鄭於乙亥叅館疏被黜於嶺外者然則玉溪本末與兩賢不相水火否

又 己亥三月

數日不相聞戀鬱不可言草廬人起來台兄添一苦惱矣奈何奈何弟欲聞遠方事昨往丫閣觸風感傷方此深臥索汗可悶有人以書來言故金持憲外裔

將欲上章伸理求弟出力未知此事源委如何如其可爲則何故遲待今日耶略記在莒之日大監歎曰金明叔自誤誤我哉此必有深意幸並詳示如何如何草欲入處仁里旣入則可謀晤叙耳

又

今日 上謂原任大臣曰諸卿皆入來而獨不見完南府院君其所患如何云矣今日事因草洞替稟想已得徹矣大臣直以不明是非顯斥之其可帖耳安心乎如欲疏懇則慮有妄發因起鬧端欲尋長單則又慮無益未知如何幸望指教也 君父有美德而恐恐然(恐脫)或不能沮遏目見其如此而終無一言眞

可甘受愧伏愧伏

又 己亥三月

昨日暫出有書未復感悚交至青天白日普喜得見如更十餘日二麥可望矣湖西之問亦及於弟答以旣有閔例則可援爲說云未知閔例越就界外耶抑老親略到其界耶弟有一事須至仰禀弟有無後叔父母葬在楊根只有守奴一人看護薦設矣其奴忽投於驛籍不但香火之久絶墳墓毁動幾不可識聞之悼愴昔朱子以叔母死而營葬無得力子弟乞辭召命今弟欲援此陳情暫出加土而歸未知如何法雖有拘情亦難裁故敢發斯言耳草廬或以雨未發

或已發還歸或遂入來三者必居一矣嶺藁蕪拙特甚竄之删之幾乎換面此亦勞矣

又 己亥三月

昨拜餘懷耿耿歸山之客想來爽然我亦有山行則到耳何苦羡渠耶今日費盡死力獲伸幽枉稍協物情九原有知庶幾自慰而只是不可作令人涕滋也兩金本枝謹承命矣才自筵中歸困憊不備

又 己亥四月

雨滌煩敲想惟閒中趣味益佳弟替二諫坐受其困單劄相繼皆未蒙遞方構再劄忽聞聖候未豫諸公皆以爲起居之班不可不參故今日不免出脚再

明間當上所構將以必得爲期耳持平之論是晦翁之所甚惡者台鑑乃爲我願之乎然此論自無關於弟聞當初閔簡某兒搜選于兵判云可知實狀矣然令弟爲此論則必不爲閔李兩端之說矣羨道說冒呈謦見更以見教如何

又 己亥五月

聖候甚可憂悶曉起趍班氣因不平臥聽簷霤此時來札忽至慰蘇如喚走疏竟至楓嶽仙人莫是教此豎子催着此漢游節耶此亦露宿久矣亦將爲一屯否露宿之將必以卒與敵莫如同舟而亦恐將驕卒惰以致覆敗也所入文字自不過數行引伏認罪而

已哉躬不閲遑敢爲人謀耶破閑集未知何等言語而篤其題目已覺可愛早得此書必不株累大宰餉以蔚𡶶之名也然不失聲於破釜斯可矣如何如何臥不成字

又

昨覆殊荷拖移則舟行矣此時正好相謀若待發引則太遲公除則太速與其遲也寧速也第欲一瞻新主顔色而歸公除後似有此機若得此則卽去則如何必須台兄倡之然後弟有說矣然此等事先露則不便耳昨辭　誌文之命似當更請而措語甚難將如之何俞友說　大行聖志不可不揄揚揄揚則不

好者喜有所得終若掩晦則大非臣子之情義此極難處者也欲微以febbraio意更請則如何商示伏望

又

示教謹當依命耳晦翁將作孝宗挽詞以爲盛德大業未易形容攄竭鄙思纔得四語而罷遣東歸仰孤恩遇無路補效因舊續成以見孤臣死不忘君之意其詩曰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因山方慘憺去國又愴惶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今日事偶與之同只是無晦翁筆力私自撰成未足以揄揚傳後耳如何如何

又

覆札深慰再辭誠難爲說只泛然遜辭似無得請之理奈如之何北疏竊聞有還遞之議如此則執事便沒事否弟則欲以爲郊膰也昨有一少輩來言與諸大家失歡難矣哉云矣

又

積滯中台況神相否鄙情不能蹔忘去留未變前計耶昨見俞友則爲傳首揆說以爲北疏必須條列以稟若曚朧而有還遞之 教則必致紛紜云若然則其疏雖不入而猶入也然入啓公事積滯者甚多而上候未平一日將不過廿事則此稟似當悉脫三四日間云矣弟明知其被斥而偃然赴政未知何如兄雖

不出而弟則欲出盖不出則遞職未易矣凡百細商以教幸甚

又

久不見台札方深戀欝卽拜縷縷之教且奉疏本欣慰無任方入摠府與孫兒相守盖專爲避暑地也疏本略標數處以上矣弟之今日去就與大監如形影之相隨只願兄肩輿出郊則弟亦擔書渡漢仍爲還遁南歸之計耳聞初二日當有政事云叅與不叅孰爲得失幸乞商示也宋徽宗卽位伊川受官尹(火旁享字)焞之伊川以爲新君卽位當受一月之俸然後唯吾所好耳其意似有在今以一番叅政擬之伊川事亦

或一道耶只是此漢於 新寧受 恩亦不淺公除後如有 引見之擧則欲一瞻望 深墨而退也此實耿耿于中而不可必得勢將當去郎去無或遲徊而失其機也曾於數日前一日夜就子婦處有所分付事蓋慮盛疏遠入賤迹蒼黃故耳其後郎歸松峴矣

又

覆書深慰且感盛意憂深慮遠有以見仁人之心也第鄒聖之意以爲失其身則不能以事親事親且不能則况事君乎耐彈行公喪失廉隅則是實辱 先王知過之意故不欲放過耳但 山陵前則有所不

忍遞職後遲徊郊坰以待 復土似合情理而此則私計不便粮資也供饋也此雖不足言而亦不可不顧也叅政與否來示甚精第政院爲弟形迹欲稍遲稟處盖爲 新上初政不可無長官云此則如何弟與大監事雖相干而各自爲義大監雖被深斥謝事閑居雖不出郊似無妨矣若弟則職名極不尋常豈可以罪名之微而自同於木綿耶

又

私計如此則出郊誠難然誤國非細犯則出郊亦非過重矣然台監則在家席藁亦好弟則必須還家解謝然後乃可耳盖弟之蹤跡雖靡洪疏自住不得因

此決歸則不爲無名且免猜忌者之增怒助鬧矣蓋事必有對洪則意在此漢而所斥在台弟則祟在諸人而所執在洪耳即以弟意問於俞友則答以先稟之舉似當在初一二間云矣

又

崇札下逮慰荷可量雨勢如此日後咎徵有不暇憂而目今昏墊極可悶也前疏下半之語太學士力贊其好市公則以爲當俟某爺再疏而爲之唯草草力止之弟旋思以爲如此則似敢與大丞相爭此題目故一皆删去矣未知一毫有愛惜之意否好笑遂初之賦日夜上口默思以爲當去不去必有後悔且念

不悅者林立出入追陪之際人必指笑此苦如何忍耐耶 主上若許遞改當低徊京口以過 因山而去於義於情極其順便故以力請必得爲期而煩瀆之罪有不暇顧矣今日三疏已入未知指揮更如何耳郊草想俟行潦少落便去矣

又 己亥六月

回札尤荷台監只在散班一疏之外恐難固請唯俟望日更可略陳否林立云云此非弟言有一朝士倡言某則遠而疎不與同其論議其攻之也固矣其近而親者攻之深且力某若託某而去則某實寃矣此說聞來欲去之心尤勃勃也盖爲肉爲禮在我皆無

所害如或深言不已一節加於一節則非但一身之害而已故不欲更爲遷就矣如何如何

又

承審利候仰慮實深弟之狼狽不待四五日卽令紛紛奚翅探火之苦耶諸公或書或面無非不入耳之言今蒙憗念維谷之象指示坦坦之道神魂灑然無復有憂虞首鼠之意也豈愛之甚故思之深耶抑以同舟之故耶所戒不敢不密耳

又

求遞得遞未知登天之快與此如何耳今日說話太半誤國好題目耳只是竊仰　天顔不覺驚懾昊天

不仁奈何奈何

又

弟不無此意而趑趄至今者始陳醫官難貸之說而未蒙採施繼進　山陵之說極其懇懇而又未蒙留神復以文字强聒未知於語默之節如何第事係先王終事雖瀆告之亦無害理否幸更以商教也署經之示好笑旣是一體之人則豈有一半署經而一半未署經之理乎白藁第留之

又

伏承下復慰荷良深遞後再除豈謂無間他人以渠代渠耶仍蹲之苦甚於過激之謗因遂下去恐不可

已矣第欲爲先事之謀則卽出江上上一劄引右劄以下而極陳不敢安出伏門外之意則 聖上知不可回而或寢格外之擧矣此未知如何 搨前說話不曾徵來來則奉納也

又 己亥六月

古人詩云未到亭中名已好況我已到其喜如何昨日預憂守者承命逆拒錯認爲主人翁候門歡迎乍開北窻納淸風聽泉聲頓忘城市塵紛十里而近此實 聖恩而倘靡主人翁勝卜寧可得此耶求遞得遞已作閑人城市郊坰無所不可只是草旅多事有此云云也勘治居停主人使不得接迹者非治世亭

也幸爲我謝草旅也暑痢方苦若得瘥可欲於朔祭進參耳出與回隨人指揮則不幾於繞指耶況說將不下常恨於大鑑者深矣今日可無報復之心耶欲假勸回之名圖免勸出之謗可謂疎矣好笑

又 己亥七月

覆書感荷今日事榮則弟取苦則兄居可也今日黨論實爲痼疾雖賢於許者恐亦難免也　山陵之議弟意不勝慨然然若執沙說爲言則今日必以爲罪故再昨　榻前以或非　先王之志爲言矣最是諸公皆知其不可而不敢出一言以爭如貞相則始既發端視　上意還縮甚矣風頭立脚之難也沙藁考

後還納矣

又 己亥七月 ○時先生爲撰孝廟誌文借寓造紙署

下覆深感麋鹿得逢丘壑其性自適春見聞而恠之草兒有索隱之語獨大監見謂神馳末路得逢知己非小事也纔有所稟未知何以見教

又 己亥七月

夜來調候如何今日事竟何歸宿病未進參可歎去夜聞左揆於　榻前復引前事乞解職以白衣董事古今寧有白衣丞相乎其意似不但已今日則此可逃乎大監每教以從容從容雖是好題目一變則爲苟偷未知傍觀者果以爲如何也記有安安能遷之

訓弟之入城已一朞則可謂安安之極者也今日受用只有能遷二字而已未知如何幸細商以教也

又

犬馬之疾一向深痼萬念俱灰只願歸死而已玆拜示札只可相憐也妄疏只以事在 先朝而無辜人數四將就死地故不得不言矣縱是西顰效之則見笑況以嫫效嫫其不使人拍手耶可歎可歎疏末八字人若勒成罪案則擧火之爲擧賢未必不爲時事之利矣可以忘其寃矣大槩初夏間 先王命意使爲廉問事目則宮庄等事亦在察啓之中今遽如許故云爾其遺辭張本雖讀天皇氏者豈有難曉之理

耶無乃大風無心吹去空穴有意自號耶別紙從當
覆稟也

又 己亥八月

方丈僅半之室牢塞如大冬之龍蛇窻戸少開輒覺
背粟誠恐趙克善之鬼喜其得朋故誠實而控乞左
揆之煖此漢之冷自不相關偶然相値匪我思且奈
何奈何 聖上守經太固今日大事無過於此者獨
恠夫 慈聖辭意太平常無悶迫底豈 聖候眞不
至大損否今日事不堪抑塞元城以先死驗好命者
眞至論哉無緣際攄只增悒悒

又 己亥八月

昨承辱復欣荷不已昔袁機仲以易說往復晦翁晦翁答書以爲若只如此則某固已深曉因引魏徵語曰以爲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知之今日此說耳熟久矣若知爲此說則初不敢煩叩矣後之視今果如今之視昔矣昔栗老逝後安習之以牛溪追詆栗老牛溪甚苦之辨明甚勤安習之一隊名人尚爲此說今日不如安習之者何限而不幸事有不能必同者人之爲言何足恠哉退之與儀之尚曰始參差而異亭宋之韓范上殿未嘗苟同下殿未嘗失色此何傷於交道也昨者柳醫之論一以爲可使議藥一以爲可殺此則言之而不同者也又其一則元無所

言此則以言不言而不同者也言不言之不同而心未嘗不同則言之而不同者之心亦豈必異哉晦翁之於南軒所講者必是義理而晦翁尚曰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兄之所然我之所議以愚言之古人所講者義理故不爲强同不爲詭隨耳今之視昔者只是如此而已未知如何且事未易以一槩言也晦翁少孤養育於劉屏山兄弟其師弟之義卓冠今古故嘗有詩曰向非憐不造那得此深藏既而將遷考亭則告廟之文曰祗奉遺訓徃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没未安以此觀之人事世故何嘗一定哉然論其大槩則朱劉之契豈有所緇磷哉所

諭兩家門人各賢其師之說又令人發一大笑也他門未知門人幾何而此中無一箇半箇此雖有可賢之事誰有以賢之哉王通之姪强取唐世名臣以爲通弟子此雖可笑猶有其人矣今乃指虛空爲弟子尤不亦可笑之甚乎古人謂蠅爲食客矣今日風霜之後蠅亦無之矣可笑幸一粲而丙之如何昨今氣尤不平未卽修復悚悚

又 己亥十月

日漸寒沍調攝若何所謂一事尚未蒙示實如骨鯁在喉若是罪過在我亟宜改之雖是悠悠亦豈無觀變玩占之道乎引而不發是濂溪教兩程之法也若

我鈍根雖逌命諄諄猶懼難悟也苦待教示而終不果遲曉索筆欵梳亦見其躁也呵呵○今望試欲盡死力赴班未知如何盖恐一引時事未可知故也

又 己亥十月

此身真是萍蓬風至便轉及風未至宜叙暮年之別而病未出門但有懸情伏承手帖豁若披雲也日月不留 欑宮將啓未死孤臣益無以爲懷矣奈何奈何峒隱藁珍玩無已雖不知聾病愛其人真若朝暮遇耳訥令可念得免西行則可以安意自攝耳二哥歸有所禀更賜指摘如何

又

書到慰感有聞頗久欲爲奉稟而書煩面難故未果也夔夔然存畏敬之心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此周公事常人只持死生在天四字而已奈何奈何但所可矜者在弟聞此而不以語兒子者慮其欲脫其父或有事端故也渠因人聞之其色勃其意動若有大禍朝夕迫至者然此不忍見耳

又

比來藏六益甚台翰忽至有似鄒子吹律矣教戒敢不服膺但到緊急處忽然忘之呂宣公所謂心者我之心者其欺余哉禍福固已斷置而只是少讀孔朱書粗知君臣之義而今見此箇題目遽加身上痛憤

崩迫直欲决腹出膓以明此心而不可得豈謂常時自謂讀孔朱書而所行反下於戰國之士哉只自痛泣而已今有一章甫以所聞來傳因隕涕不已想外間風色已以我爲入庖之犧豚矣亦奈何丫事極可憐此公時破我家庭苔亦豈並坐於此耶

又 己亥十一月

知者苦勸從容無痕迹故尚今遲遲今將三疏明日批下則再明始上乞歸之章如有難處之事則不待二三而卽去矣 移御事昨見封下十行則已不可已矣然人若謂以此而去則公私之幸弟意唯恐人之知不如此耳自我家淺者千萬不然草自有聞而

來問則只略略說破春以書微發之此亦微言之而已有一章甫來言之弟還以戒之曰此非兩家之福須愼之云云第有一事丫懇請俾救弟答之云日後若知此漢今日蹤跡則將不勝吐舌云云未知此公疑有怎事耶大槩此事入之者唯恐其不密而出之者唯恐其不洩知之者之漸多無足恠也出之者之表兩人近日別致欵此亦異事　山陵云云尤不勝大駭九月間李光載來言其非甚言地弟甚惡其訾成矣豈料今日反歸於此耶曾有問者答以地理吾所不知而正當中央體勢似尊大云云矣今何相反之至此耶

又

其字之出已晚矣此後遲速亦綽綽耳然亦何可太遲耶僕日氣稍緩馬藉粗完則當踐其字矣丫事極可憐一節加於一節此後事亦難保其止於斯也數日欲得棗核大物牢塞耳孔仍渡漢水矣千萬不備

又

承書慰感衰暮非復別離時者晦翁已言之矣况此死生之訣終可無一握耶今夕或明夕第戒門者勿關如何草公邀待尤好

又 己亥十二月

每說其字其字今日眞成其字矣然未覺有快適之

意而不勝其悲愴之懷晦翁所謂歸哉喜欲狂者歟余哉昨暮迋拜外祠於南宮歷戞門外而來門限不迫則極欲投止暫接德儀而未果也不翅十步而九回矣區區此心能諒之否乎病軀乘馬而行已試之央不能矣漸休堂竹兜並索見借如何從此遂成千古之別極令人悽黯也只祝加護以慰遠誠

又

下書似若有驚愕之意此雖輕淺豈敢以無根之說率爾陳達耶此疏三條盖曾郊也所去在彼所執在此然疏末五六字已微指實狀矣南宮學士亦借此本轉投之如何

又己亥十二月

其字已成第未知善成與不善成耳弟已到沃境得省九十姑母明間當至懷鄉耳已成忘言子臨紙無可說舍弟行暫付數字

又庚子二月

其字既成則善不善三字專不管也昨拜下書及別紙不覺有皺眉苦顏兒坐在裏許想不但皺與苦而已甚用不安也仍審春暄台體崇毖此則喜慰無量也弟飢病日甚或云松葉可療此二者故日服五六合若如服食家說則非久生毿毿毛飛而上去台兒幸執袂而相從耶上界不比下界似無相收之律勿

以爲憂也無說可說只作如此說此亦閑人家計也

尤菴先生文集卷二十八